

# 小豆豆与我

[日] 黑柳朝 著

## 黑柳朝

1910年生。曾于东洋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后与小提琴家黑柳守纲结婚。她就是“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子的母亲。

阿朝性格细腻敏感，好奇心旺盛，勇于付诸行动，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未来充满希望和热情。她把孩子看做上天赐予的宝物，对此深怀感恩之心，一直怀着巨大的关爱与深深的理解培育他们长大。她的性格和教育方式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孩子。

这本书是阿朝八十高龄的时候写的。先生去世后，阿朝已经七十多岁了，这才开始工作和一个人多姿多彩的独立生活。阿朝在这里回忆了自己与家人，尤其是与女儿小豆豆之间发生的一幕幕往事。在拉家常一般的叙述中，娓娓道出了自己关于孩子的教育，以及晚年生活的切身体验，乍看都是一些“最粗浅”的话，却平实而亲切，让我们不知不觉受到阿朝感染，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启迪。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0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巴学园

关于成长·关于教育·关于爱

# 小豆豆与我

〔日〕黑柳朝 著

张晓玲 译

猿渡静子 赵玉皎 译校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豆豆与我 / 〔日〕黑柳朝著; 张晓玲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3

ISBN 7-5442-3355-3

I. 小… II. ①黑… ②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51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6-008

TOTTOCHAN TO WATASHI© CHŌ KUROYANAGI 199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0 by SHUFU-TO-SEIKATSU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UFU-TO-SEIKATSUSHA CO., 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XIAO DOU DOU YU WO

小豆豆与我

|      |                                                                    |                   |          |
|------|--------------------------------------------------------------------|-------------------|----------|
| 作 者  | 〔日〕黑柳朝                                                             |                   |          |
| 译 者  | 张晓玲                                                                | 译 校               | 猿渡静子 赵玉皎 |
| 特邀编辑 | 翟明明                                                                |                   |          |
| 责任编辑 | 陈云梅                                                                |                   |          |
| 丛书策划 | 新经典文化 <a href="http://www.readinglife.com">www.readinglife.com</a> |                   |          |
| 装帧设计 | 徐 蕊                                                                | 内文制作              | 刘 伟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 电话(0898)66568511  |          |
| 社 址  |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          |
| 电子邮箱 | <a href="mailto:nhcbgs@0898.net">nhcbgs@0898.net</a>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
| 开 本  | 890 × 1270 毫米 1/32                                                 |                   |          |
| 印 张  | 6                                                                  |                   |          |
| 字 数  | 115 千                                                              |                   |          |
|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书 号  | ISBN 7-5442-3355-3                                                 |                   |          |
| 定 价  | 18.00 元                                                            |                   |          |

## 目 录

### 第一章 上帝不会做无用之事

桑卡露斯的“梦幻般的冬眠生活” /003

人生的突发事件 /010

向耶稣基督的祈祷 /016

八十岁的海外特派记者 /022

窗口猎艳 /027

我的命就交给您了 /032

### 第二章 母亲与女儿的和睦关系

车到山前必有路 /039

喜欢宣传艺人的母女 /045

以前是个老病号！ /051

惊魂往事 /056

回忆中的心痛 /061

招收若干名 /066

沾了女儿的光了 /072

### 第三章 幸运女神的微笑

七十二岁的社会人 /079

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却闹出了笑话 /086

妈妈成了红白歌会的评委 /091

十年一结果的桃树 /096

故乡龙川成了波斯菊的世界 /101

选择一个人生活的我 /107

### 第四章 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

赶庙会的回忆 /115

觉得差不多能做,结果犯了大错! /121

又不是妈妈你出场! /128

总觉得相亲很可悲 /133

妈妈和女儿的丢三落四记 /139

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同样的点心! /145

### 第五章 神的礼物

女儿的信 /153

梦想多年的阿斯本音乐节 /159

和熊猫的热吻 /165

和动物说话的孩子们 /170

我喜欢说的话 /175

寻找青鸟 /180

后 记 /185





## 第一章 上帝不会做无用之事



## 桑卡露斯的“梦幻般的冬眠生活”

孩子他爸去世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从那时起，在我心底就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我的自由的终点在哪里呢？凭着自己的力量，我能拥有自由吗？

回想一下，除了在北海道辽阔平原上自由成长的少女时代，结婚以后，我和先生一生活就是五十三年。

孩子他爸情愿亲戚和朋友到我家来住，他就是受不了我一个人离开家。他就是那种人——哪怕我去车站旁边的邮电局，或者到家附近的蔬菜店买根萝卜，他都要跟着我一起去。

在彻子出生之前，无论是去唱片公司，还是去管弦乐队的排练地，他爸到哪儿都会带着我。到了那里以后，他就会找把小椅子，对我说：“坐这儿吧，可不能随便乱跑啊。”直到去世，他的这种性格一直没变，总是不愿意我离

开他的左右。

其间，我们生了五个孩子，长男在九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就这样，一眨眼我就七十二岁了，这一年，我先生被上天召回去，我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先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也就是说，我直到七十多岁，才有了生活的目标，要为将来做一番考虑了。

这时，我开始在心里问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是在一个大院子里种上许多花和许多树；是试着去国外生活——不是作为一个旅行者，而是像当地人一样过一段日子。

“对啊，从现在开始去国外生活，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啊。”

住在美国、加拿大的日裔每年都会邀请我去做演讲，我称之为“七夕巡演”，心里总是对它充满了期待。在巡演旅行中，好几次遇见了让我很心动的房子。“要是住在这里该多好啊。”每次，我都要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终于遇到了让我实现梦想的房子，和它的相遇真是机缘巧合。在旧金山附近住着一对杉山夫妇，他们是我从北海道时起的故交。

他们在郊区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在我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朝子，你不是说每年冬天都想过一段冬眠生活吗，这儿可不错哦，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套空房，你尽管用吧。”

“真的吗？”我欣喜若狂，立刻把一切抛在脑后，跳起来就跑去看房子了。

这所房子有一个鲜花盛开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个大游泳池，整座房子看上去是那么朝气蓬勃。“好的，就是它了！”连从杉山家走到这儿的时间都包括在内，我在短短的十五分钟里就下定了决心。

所有的事情进展都如此顺利，我在旧金山郊外一个名叫桑卡露斯的小镇上，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我一个人”的家。

这时候，彻子碰巧来纽约出差，要回国的时候顺便来看看“我的家”。而我刚好在加拿大做演讲，她特意打电话来说：“妈妈，好棒啊，我赞成哦。”

“有时换换居住环境，也不是坏事啊。”我说。

最初点亮我去国外生活之梦的，是我的亲戚中的一个叔叔。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这位叔叔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地球仪做礼物。

这个地球仪五彩缤纷，用手一拨，就会轻快地骨碌骨碌旋转起来。

“这儿是日本吧，北海道在这儿，这正中是我住的龙川。地球原来是圆圆的，有很多的海洋和陆地，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个地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什么时候我也要去地球上某一个遥远的国度！”

我越想越远，学生时代曾唱过一首名叫《南国之梦》的歌，我要去歌里描写的那样的国家！那里不像寒冷的北海道，半年都覆盖着白雪。在那里，院子里总有小鸟在歌

唱，高大的树木上垂着橘子和葡萄，一年四季鲜花怒放。打开厨房的窗户，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结着累累硕果的柠檬树……这不是空想，是在现实中存在的国家，那里的人们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一定有的，我一定要去！

从那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听说龙川有一位和我们关系很好的山田叔叔，他是一位从事奶酪行业的农民，他的孙女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就去美国学习宗教音乐了。她就是邀请我去桑卡露斯的杉山先生的妻子偕子，是龙川第一位去国外的女性。在桑卡露斯，他们夫妇俩是我强有力的依靠。

偕子的母亲叫敏子，和我曾在一个小学上学，高我一级。白晰文静的她和我这个大大咧咧的野丫头完全不一样，和现在的女演员富司纯子很像。

她个子很高，总是面带微笑，小学的时候就跳过级，是个才女，后来上了札幌一所云集了北海道优秀学生的女校，在那里也跳过级，后来进了东京的津田塾大学。

她的爸爸——那位山田叔叔总是说：

“北海道的老百姓要是总靠割草，可过不上好日子，将来就是要干奶酪这行，要当酪农、酪农！”

我总是很感慨，敏子真不愧是他的女儿啊。

我曾经和山田叔叔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朝子，你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女律师哦。”

“那是干吗的呀？”

“打倒坏人、帮助好人啊。”

“啊，太好了，那我就当这个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敏子，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我听人说，她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中止学业回到了龙川。

敏子每天都会大量地咯血，我爸爸非常想挽救这个天才少女的生命，翻阅了很多医学书籍，想找到治疗的办法。后来，爸爸查到一种叫“人工气胸”的疗法很适合这种症状，于是，敏子的父母带着爸爸的介绍信住进札幌医大。

经过几年的治疗，敏子终于恢复了健康，并且结了婚。但是，当她想要孩子的时候，连山田叔叔也极力反对，不过最后还是意志坚定的敏子获得了胜利，我家的小马棚就改做了她的产房。

就像圣母玛利亚在马棚里生下了我主耶稣一样，敏子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偕子。因为山田家一直以来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当他们拜托我爸爸给这个孩子起名的时候，爸爸就根据《圣经》中“与主偕在”的意思，给她取名为“偕子”。

不过，这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敏子除了偕子之外，又生了两个女儿，她五十八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要是她现在还活着，会教给我更多的东西吧。我总是非常遗憾地这么想。

说起来，缘分这种东西真是奇妙啊，四十多年以前，这个女孩来到世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爸爸的脸。现在，

在这么大的美国，我又与她不期而遇。

偕子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她是教会乐队的指挥，还是教声乐、钢琴的老师，每天忙忙碌碌，英语说得像日语一样流利，即使在白人社会中也毫不逊色。看到她这样充实地享受着生活，相信在天国的敏子也能放心了吧。

偕子夫妇的提议让我终于实现了梦想，我感觉如此幸福。很久很久以前，我梦想着在地球仪上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不会下雪、一年四季花果满园的国度，现在它突然出现了，虽然是在我马上就要八十岁的时候才姗姗而来。

不过，在欣喜若狂之后，我开始担心，住在这里真的可以吗？

我妈妈晚年得了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卧床有十年之久。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并没有觉得很有负担，可是我暗暗下定了决心，绝对不给我的孩子添麻烦，更不用说麻烦其他人了。

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杉山夫妇：

“虽然这事让我很高兴，但要是我生病了，那就不得了了，又不能马上回国，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杉山先生异常坚定的那番话。

他说：“朝子阿姨，请不用担心，就是您去世了，我和偕子也会好好料理后事的。”

还有比这更温暖、更让我高兴的话吗？在这个时代，

就连亲生儿女也不一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啊。

“真的很感谢！我真高兴！你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就这样，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开始了在桑卡露斯的冬眠生活。



## 人生的突发事件

已经是隆冬了，院子里的海棠仍然在旺盛地生长，鸢尾花和水仙都在烂漫地绽放，真是我梦中的国度，就像古印度的曼陀罗国。

但是我每天还会出去买啊买啊，一直梦想的圣诞玫瑰、洋地黄，我都发疯似的买回来种上，就是这样，院子里也还有大片的空间。到了固定的时间，用来浇花的喷水设备会自动开启，非常方便。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花苗太便宜了，相比之下，日本的花店实在是贵得离谱，贵得让人心疼。

“啊，来到这里花了我八十年的时间啊！不，不，世上没有太迟的事，哪怕只在这里生活一个月、半年，我的梦想也实现了。”

一天早晨，我这样想着，一边悠闲地和花儿们喁喁细

语，一边饶有兴趣地远望着院子里来帮我锄地的三位园艺师。

看着看着，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于是打开朝向院子的大玻璃门，一步踏了出去。

我顺脚穿了一双拖鞋，一踏出门，便踩上了布满白霜的台阶，“哧”地一下，我从四级台阶上摔了下去，加上鞋底很滑，我又摔出五六米远。

一瞬间，我还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失去了知觉。

在我家帮忙有几十年的阿峰，现在担任着我的秘书的工作，她听到动静，慌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那几位正在工作的墨西哥园艺师也冲了过来，大家合力把我抬到屋里，将我平放到桌子和沙发之间的地板上。

过了一会儿，我哼哼着，多少恢复了一点意识。

腰和背恐怕都摔散架了吧，疼痛使我只能把身体蜷成一团，“对啊，向上帝祷告吧！”我只有这一个想法。

“主啊，保佑我不要摔成骨折或者骨裂吧，不管多疼多苦，我都会忍受，请不要严重到要开刀的地步啊！”

这时是早晨九点半，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阿峰默默地把话筒递到我手中。

“妈妈？是我，彻子。”

“嗯，嗯。”

“怎么了，妈妈？”

“没事，嗯，嗯。”



我想忍住呻吟声，可怎么也忍不住，彻子觉察出了异常，“怎么啦？怎么啦？”她提高了嗓门追问道。

“刚刚摔了一跤。”

“那快去医院看看啊！不去不行啊！”电话那端的彻子一个劲地说着。

可今天是周日，医院休息。园艺师们也很担心，也一个劲地说快叫救护车。

我摆摆手，向他们示意没关系，不用担心，然后对电话里的彻子说：“我躺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别担心。”

终于挂上了电话，可彻子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妈妈，快去看医生，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啊，妈妈那么毛手毛脚，要再出什么事，那可怎么办啊！”

阿峰也很担心，说要去找杉山夫妇，我连忙阻止了，“别去别去，看看情况再说。”可是情况越来越糟，背部疼得厉害，我只能像虾米一样蜷曲着身体。

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

一个小时过去了，疼痛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杉山夫妇来了。

“呀，怎么回事？怎么躺在那个地方啊，是摔了吗？”

杉山先生问道，然后责备起阿峰来：“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啊？”我赶忙向他摆摆手：“是我不让她告诉你们的，今天是星期天。”

“生病还分什么星期天啊。要是还不能动，只能叫救护车了。”

我终于被说服了，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让他们帮我换上粉色的睡衣。这时，已经听见救护车呜呜的鸣叫声了。

一个美国小伙子拿着担架从车里冲了下来，熟练地刷刷几下把我用白布单裹起来，然后非常有技巧地抬到车子里。我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周围的邻居纷纷跑出来，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看来哪里的人都一样，对看热闹总是有莫大的兴趣。

杉山夫妇也陪我一起上了车，他们开玩笑地说：“真是托朝子的福啊，我们还是头一次坐救护车呢。”逗得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救护车里很明亮，没有国内救护车那种凄惨的感觉，偕子流利地替我回答着美国小伙子的提问。在这样的异国他乡，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想想我都觉得害怕。

大约二十分钟后，救护车到了一所拥有白色建筑的大医院，在一个写着“紧急通道”字样的地方，我被移到医院的活动床上排队等着叫号。前面的男子被移走了，终于轮到我了。

两个六十出头的护士大婶走过来，陪在床的左右两侧。

杉山夫妇忙着办手续，给他们看我的护照，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在国外生病可真是麻烦透顶。本来还想着千万不要麻烦别人，结果在美国生活还不到一个月，就给人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可能是知道我在这么想吧，杉山先生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不用担心，我们会陪在你身边的。”



他的乐观也感染了我，我用明朗的声音回答道：“真是谢谢啦，多亏你们了。”为了给我足够的勇气，杉山先生还告诉我，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手术做得很好，非常有名，美国足球队的一些当地球员都让这里的医生做过手术。

陪护的两位大婶也很有意思，两人扯着我的睡衣，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

“哎，记不记得？这和打仗那会儿飞行员用的降落伞的布料差不多。”

“是啊是啊，打完仗以后有好多这样的布料，用来做西服什么的。”

“还染成各种颜色。又轻又好。”

“不过这好像比那种布料厚一点，还是和降落伞的料子不太一样吧。”

两个人大概以为一个日本的老太太是听不懂英语的，自顾自地聊个不停。

这时，一个女医生从走廊那头走出来，告诉我：“请五分钟后到 X 光室。”说完就快步走进对面的房间去了。

要是我听不懂医生的指令怎么办呢？不过，反正也就是拍个 X 光，也不会说多难的句子吧，我自己安慰自己。

“吸气，好，停！”

这样的话好像全世界都通行吧，背部、两肋、腰……照了好多，我都快失去知觉了。

我终于住进了医院，大约等了二十分钟，我被领到了病房。这是个双人病房，另一张床已经有人了，床上坐着

一位很有拜迪·蒂碧丝风度的妇人。我轻轻点头打了个招呼，这才在自己的床位上安顿下来，谁让我是个后来者呢。

医生虽然说从明天开始做检查，可我究竟要在医院里住多少天啊？

“唉，好不容易开始了梦幻般的生活，可是啪嗒一下就摔醒了，我这辈子总是少不了突发事件啊！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就这样吧。”

一旦这样想开了，忽然开始的医院生活也变得颇有意思了。



## 向耶稣基督的祈祷

入院第二天，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医生开始给我做检查。

“你可真幸运啊，不，简直可以说是奇迹，一根骨头也没有断，也没有裂缝。不过，比骨折更疼的肌肉疼会持续很长时间。”

八点半，他微笑着走进病房对我这样说。我怕自己的英语不好，之后又让偕子去确认了一下，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医生还叮嘱了很多该注意的细节问题。

对啊，我都完全忘了向耶稣祈祷了，我伏在枕头上，衷心地向我主耶稣表示感谢：“主啊，您真的听到我的祈祷了，您总是在我身边给我帮助，谢谢了。”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富兰克林医生都会穿着西服飘然出现在病房里。他五十岁上下，又英俊又潇洒，还有点害羞，光从外表看，绝对看不出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大

夫。

他飘然来到之后，只是看看病人面色如何便回去，既不摸摸患处，也不问问哪儿疼之类的。不过，入院第二天，我对医生说了这番话：

“医生，昨天我还在鲜花盛开、能看到美丽彩虹的院子里逍遥呢，可今天我就感觉好像掉到地狱里了。”

恐怕富兰克林医生从来没有遇到过接二连三说这种话的病人吧，他微笑着听我唠叨。

最让我头疼的是上厕所的问题，打的点滴里面可能有利尿剂之类的东西，我总是想解小便。一看到护士，我就会说：“对不起，我想小解。”半夜里也会有两三次，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护士里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黑人大婶，她性格开朗，总是很有精神。她问我：“你是哪国人啊？”“日本人，我的名字叫朝子，请多关照。”我回答说。

她又意犹未尽地追问：“你多少岁啊？”

“八十岁啦！”

“胡扯！”她觉得我在开玩笑。她利落地从床下取出小便器，大声地对正从走廊经过的同伴说：

“看看这白白的、圆圆的、可爱的屁股，这人说她八十岁了，尽开玩笑。”

从那以后，我小解的时候，她必定要轻轻拍拍我的屁股，说：“好可爱啊。”

有时候，旁边的帘子会打开，能看见那位与我同房间



的女士。如果健康的话，她应该很可爱吧，她比我小十岁左右，但是很消沉，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从她总是坐在轮椅上来看，大概是不能走路了吧。她看上去很有品味，应该是个有钱人，却总是把护士呼来唤去，牢骚满腹。

护士们总是“好、好”地答应着，不过回去的时候有的人会对我眨眨眼睛，示意说：“真难办啊！”有的人用手比成嘴的模样，对着邻床的帘子做出一张一合的手势。她们总是这样乐观，还经常叮嘱我：

“要是疼的地方，请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药的。忍着疼是最耗费体力的。晚上睡不着也要告诉我们，会马上给你药，千万不要客气。”

让病人睡得好、不憋着小便，好像是这家医院的作风。

这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十二点，邻床的病友好像是吃了泻药之类的，拉肚子了，来了两个护士，忙了半天。她用平常不用的带点撒娇的口吻，一个劲地为自己辩解着。我听见哗哗的水流声，护士拿着新床单和换洗衣服回来了，她们好像也很疲倦了，无论邻床说什么都不吱声。

最后，她们要关灯离开的时候，邻床哀求道：“别关灯！”我也想着，要是开着灯我也能看会儿书，结果护士回答“不行”，接着就不留情面地关上了灯。

护士走了以后，邻床好像一个人嘟嘟囔囔了半天。人生了病，总是很可怜的。说起这位女士，虽然她年龄可能还不太大，但也许是对生活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吧，很是

显老。

还好，总是有两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轮流来看她，她叫他们外甥，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亲外甥。不过，两个人对她的态度倒是很像，总是精神百倍地走进来：“你好啊，甜心！”之后必定要问：“今天解大便了吗？”

“昨晚真要命，床单什么的都给弄脏了，护士态度可不好。真是连小孩也不如了。”邻床娇滴滴地告状说。

“别在意，别在意。”对方这样回答。

听到他们的对话，我不禁联想起在歌剧《蝴蝶夫人》的高潮部分——结婚典礼上，登场的那个山鸡和当翻译的五朗，还有以前宴会上必定要出场的敲大鼓的。今天没来的另一个青年也是一个模样，他们大概总会对年轻、健康时的邻床充满向往吧。

到了吃饭时间，我很想看看邻床这位女士的吃相和食欲如何，虽然知道不太礼貌，还是忍不住偷看了几眼，她的确姿态优雅，吃相甚佳。

来探望的两个青年总是竭尽所能地用甜言蜜语来安慰她，回去的时候必定要说：“很快会再来的。”她则会用一种稍显无奈的声调回答说：“不用——”这个“不用”让人听起来似乎在说：“我已经不会从这个医院活着出去了。”不过，我看到她食欲很好的样子，心里常常这样想：“肯定没事，看她这么能吃。”

住院第三天，肌肉还是疼，不过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厉害了。

早晨八点，和往常一样，身穿西服的富兰克林医生又是面带微笑走进病房。

“想明天就回家吗？”他问我。

“哎，是说我吗？您是说我可以回去啦？”

医生点点头：“YES！”我一下子欣喜若狂，“那您伸出右手小拇指，这是小孩子表示一诺千金的方式。”

我说着，伸出小拇指和富兰克林医生拉拉勾，还调动我知道的所有词汇，宣布道：“这可是重大的约定哦，要是您反悔，可会遭报应的。”我拉着医生的小拇指晃着，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和感激。

医生仍然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回去了，他大概心想，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女人啊。我对自己刚才的举动也觉得吃惊，嘿嘿地偷笑起来。

第二天一早，从九点开始，我就坐不住了，梳好头发，换上外出的衣服，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回家了。这时，一名护士走进来，看到我这副模样吃了一惊，赶紧又去叫另一名护士，两人匆匆地跑了过来。

“我今天要回去了。”我说。

“我们完全没听说啊，谁说你可以回去啦？”

我觉得很有意思，想戏弄一下她们，便故意低下身子，压低声音，像是宣布一个秘密似的说：“是医生——”

这两个护士回去了，紧接着护士长又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还领着一个做翻译的日本女医生，两人一个劲追问我是谁同意让我出院的。

我说明情况后，她们又问：“你一个人站起来走过吗？”

“没有。”

“那有出院许可吗？”

“没有。”

她们告诉我，富兰克林医生正在动手术，得等手术结束再说。于是，我又重新躺到了床上。不过，肯定没关系的，因为医生说过今天可以回家的，我平心静气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医生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走了进来。他万分抱歉地告诉我，因为想让我高兴，所以先告诉了我，把该办的出院手续都给忘了。

这位整天给棒球队的大牌球星们疗伤的医生，真的非常清楚在人和人的交往中，什么才是最可贵的，我更加尊敬他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出院了，值得庆贺，值得庆贺啊。

我坐着轮椅到电梯口，正好经过医生办公室，三四个正在工作的男女一齐看着我，我对他们微笑致意，用日语说道：“谢谢大家，再见了！”他们也对我报以笑容，一张一张的笑脸依次从我的眼前闪过，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 八十岁的海外特派记者

出院以后，杉山夫妇还是不断送来吃的东西。住院的时候，由于担心医院的饭菜不合我的口味，所以一日三餐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一直到出院，还是受他们照顾。

“朝子，可不能光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医生说了，青菜、鱼、海藻、水果，都得吃啊。”偕子拿来了她亲手做的各式各样的菜肴。

“就好像是彻子在身边啊，这家伙也是整天说什么营养均衡啊，妈妈光吃自己喜欢的点心可不行啊！”我说。

从出院到现在，我还是整天躺在床上。

杉山先生要求很严格，总是提醒我：“老这么躺着，以后可走不了路啦，快起来！走几步！”

“疼，疼，不行，不行，我还站不起来呢！”

但不管我怎么抗议，都是对牛弹琴。他把我从床上抱

起来，把我的脚放到地板上，就是拽着也要让我走几步。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杉山先生说道。接着就到读书时间了，床上堆了很多杉山先生从公司带来的报纸和杂志。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可以坐起来了，于是，一到时间我便和阿峰一起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地等待着“杉山医生的查房时间”。

“今天自己从床上起来几次啊，走了几次啊？”这个“医生”可真是严格啊。不过，要是没有杉山先生这么严格监督，像我这样的懒汉可能会成天赖在床上，也许到现在都站不起来呢，想到这里，真是让我毛骨悚然。

现在，我又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活动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真是幸福啊！这件事还让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早晨起来，刷牙、洗脸、梳头、洗澡、换床单、准备早餐、吃饭，然后洗衣服，这些事情对健康人来说很简单，但是，经历过“不靠别人的帮忙就什么也干不成”的日子后，才会知道健康有多么重要。

今天是旧金山多年未见的暴雨天气。狂风大作，树木被吹倒，电线杆也断了，“啪”地一声，电也停了。到了傍晚，天色一暗，寒冷也随之而来。

我和阿峰正说着“真有点害怕啊”，这时，偕子带着蜡烛过来了，还带来了几个漂亮的烛台，帮我们在床边点上



了十几支颜色可爱的蜡烛。屋子瞬间变得明亮起来，似乎连寒冷也减弱了不少。

这时，从屋外传来“砰”地一声，似乎是发动机的声音。

“干什么呢？”我慢慢挪动身子朝外看了看，前面那一家灯竟然亮了。

“啊，想起来了，前面那一家的男主人是警察，说是就算停电了，也能用自家的发电机发电，真是不假啊。”

我刚搬来的时候，虽然不了解美国的风俗，还是带着礼物上左邻右舍打了个招呼。当时，这家的女主人就指着五十岁左右的丈夫说：

“他是警察，有什么事马上就能跑过去。”

“开玩笑吧！”我还有点怀疑他究竟是不是警察。“真的哦！”他还拍着胸脯保证。

很幸运，只隔着一个街区的杉山家还没有停电，他们给我们送来了装满热水的水瓶和热乎乎的食物。

“吃个烛光晚餐也不错啊，反正电到半夜才能修好，现在就吃吧！”大家说。于是，我和杉山家的独生女露丽，还有阿峰三个人在烛光中坐到了餐桌旁。

“真像回到了原始时代啊。”三个人不禁雀跃起来。

“感觉像在野营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还争着讲电影里的恐怖故事，吓得一阵阵吱哇乱叫，热闹非凡。

开始觉得有点冷了，大家便裹上毛毯，吃起了美味的

点心。

“停电的时候，要是光抱怨又冷又黑，那样多没趣啊，如果想着自己是在野营，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不由得怀念起了小时候，那时，几乎一刮台风就会停电，大家便点上蜡烛唱唱歌，好快乐啊。

“人就是要活得长一点，看看我，跑到这么远的美国，救护车也坐了，医院也住了，虽然身体还有点疼，不过也因此有了以前没有过的体验。从今往后，我要恢复健康、长命百岁哦！”

在昏暗的烛光下，我们三人一阵大笑。

“对了，以后我也不能一个劲地睡大觉了。”我说。

“为什么？”露丽问，她正在大学专攻音乐。

“因为我还是海外特派记者啊！”我有点得意洋洋。

这张海外特派记者的名片是我缠着《主妇与生活》社的远藤社长给我做的，到我现在这年纪，什么头衔根本无关紧要，只是我这次会在美国住很长时间，很想了解一下在美日本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一些想法。

在此以前，因为“七夕巡演”，我和许多相遇的人们聊过很多，每到这时我总是很遗憾，觉得把这当做私人谈话太浪费了，要是写下来、发表出来该多好啊，所以我才索要了这个身份。

“八十岁才第一次当上特派记者，也算得上一个大新闻了。”露丽说。

“是啊，快睡吧，睡吧。从明天开始，我要去采访了！”



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露丽给我介绍了一个她在柏林认识的朋友。这位名叫“阿博”的小伙子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直爽，我很快就喜欢上他了，称赞说：“真是个好小伙子。”

他好像是因为拍电影来到这里的，关机那天，他召集所有演职人员，包括还很年轻的林海象导演在内，在我家举行了关机宴。

我打电话跟彻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很吃惊地问：“谁？妈妈，你说的‘阿博’是不是三上博史君啊？”

“是啊，是演员吗？”我问。

“他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很有发展潜力，是一个大家都看好的演员呢！”

“哎呀，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还自称是记者呢！

对不起啦，阿博君，下次请让我好好采访采访你，所以，请一定再来我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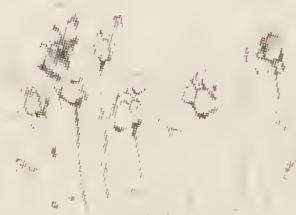
## 窗口猎艳

下面这些事要是让彻子知道了，恐怕她要责怪我了。

在我的书房前面有一片草地，草地前面有一条大概五米宽的马路，隔着马路能看见那边的草地和房子。

我在这里生活以后，和邻居的关系都很好，见了面都会打招呼。我很喜欢在花园里给草地浇浇水，看看花有没有生虫子。有时候弯着身子捏花苞的时间久了，我就会“啊——”地一声，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就像欢呼“万岁”那样。

这个时候，我会看看周围，各家也都在精心料理庭院。四目相接的时候，我们会隔着马路大声打招呼，“Hello!” “Good morning!” 互相挥挥手。我很喜欢养花，就是待在外面一整天也没关系。不过，美国人的养花热情也是让人惊叹。在天气好的时候，妻子或丈夫都会在院子里侍弄花草。



我渐渐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住在马路另一边的杉山夫妇那边的十户人家，不管有没有孩子，都是夫妻恩爱的上班族家庭。而住在我这边的九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都是些快乐的单身女子。我家右边住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还养着两只大狗。

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开车过来，带走两只狗，到傍晚的时候再送回来。要是送晚了，我也跟着担心起来，会胡思乱想：这是以前分手的丈夫过来带狗散步呢，还是她的儿子呢……

把这件事跟杉山先生一说，还被他笑话了一顿：

“光听说有分手的丈夫过来看孩子的，哪有分手以后还有带狗散步的义务，或者是跟狗见面的权利的啊？”

正对面的那家是我已经提过的当警察的那位，每次碰面，他总要郑重地对我说：“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这些人好像比赛似的，争着把花园弄得漂漂亮亮，出门时实在是赏心悦目。

和东京的忙碌相比，这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待在家里一天也不会觉得厌烦。到了早晨六点，就开始有跑步锻炼的男男女女了，也开始有遛狗的人了。领着狗的人们通常会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小狗们就会安静地待在主人的脚边忍受着无聊的时光。

一大早起来，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可聊呢，真是让我佩服。不过，对于狗儿们来说，要是一雌一雄，也许没有比这更愉快的时候了。

领着狗的人们当中，最老的是一个九十岁左右的老头，走路晃晃悠悠，似乎好容易才能站稳。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会牵一条跟他很般配的、体型比较小的狗登场。

这条狗全身的毛都掉光了，像一只饿坏的老鼠般消瘦，看来仿佛是和这位老人同甘共苦过来的。对这么一对甘苦与共的主仆，我还偷偷摸摸地从窗户偷看，好像有点对不起人家，可能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有些感慨吧。

和老头相比，从我房前经过的老婆婆们一个个都精神抖擞，腰板笔直，这也许是因为女人们不管多老，在家里总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不会失去自己的梦想吧。到底还是女人们更加天不怕地不怕，更有韧劲啊。我这么想着，每天都乐此不疲地眺望窗外。

到早晨七点半、八点的时候，去上班的人们就会出现在这条马路上。我渐渐注意到一位年龄和我相仿，或者差不多（不，是差很多），看起来也有五十岁的男子来。反正是玩，不看白不看吧。

“好，找到了！”

我的梦中情人终于出现了。不过，不是每天都会看见他，有时候我没守在窗边，有时候是这位先生没有准时登场。

有一天，碰巧下雨，他穿了一件漂亮的雨衣，比平常更匆忙地大步走了过去。

“哎，雨衣原来能把人变得那么精神啊。”我感慨万分，把这事跟阿峰一说，她兴致勃勃地跟我约好：“下次一定

要指给我看啊。”

终于有一天，这位先生穿着西服走过来了。

“阿峰，他来了，快来快来！”

飞奔过来的阿峰和我把脸贴在窗上，向外张望着。

“可配不上您啊，不般配，应该更年轻、更帅点才好嘛。”阿峰说。

“你也该想想我有多大啦，他穿雨衣的时候可帅了，下次再指给你看。”我说。

等啊等，终于下雨了，两个人又趴在窗边张望，那位雨衣先生过来了。

“看，看，过来了！”

“那位啊！”阿峰一副无法相信的神情。

“是啊，是啊，挺帅的吧！”

“您不觉得比上次见的时候高很多，也年轻不少吗？”

“啊，这么说，是显得年轻了！”

“肯定是另外一个人。”

从那天起，我就拽着阿峰一起开始窗外猎艳了，两个人拼命想搞明白真相。是、不是，两人争来吵去，终于达成了一致。

其实有三个人，一个是我总说的穿西服的那位，而穿雨衣的有两位。

“我真没察觉到，原来穿雨衣的有两个人啊，真是把人搞糊涂了，算了算了，我一个也不要了。”

反正已经得到很大乐趣了，我就宣布都放弃，我这么

一说，阿峰便半开玩笑地添油加醋：

“不过，三个人当中最年轻的那个，和穿着西服摇摇晃晃的那位可差了将近二十岁哦。”

“最近很少见男人了，所以才会弄错嘛。”

唉，真是麻烦，于是，我们的窗外猎艳也就告一段落了。

## 我的命就交给您了

一天，丸子突然跑来了，“下午没事了，要不要去哪儿玩玩？”她出生在熊本一个农民家庭，十八岁的时候想学西式裁剪，便到了东京，在那儿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因为她的夫君是移居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所以她婚后便住到了旧金山。她的三个孩子和丈夫也经常来我家玩。

听说她刚出生的时候圆圆的、胖乎乎的，像个小丸子，所以她爷爷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她笑着告诉我，小的时候，她特别讨厌这个名字，不过现在倒是很喜欢。她刚过五十，性格开朗，很有朝气，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圆乎乎的，很是可爱。

“好啊，好啊，在邮局前面一点就有个二手服装店，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想，一定要进去看看。”

我们两个人便兴冲冲地赶过去了。到了店里，看看这

个，摸摸那个，不知不觉别的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俩，还有六十岁左右的女店主和一个很优雅的女客人。

“你是芭蕾舞教师吗？要不，就是教音乐的？”

突然，女店主这样问我。

“我女儿是跳芭蕾的，音乐嘛，我先生和儿子拉过小提琴，也不能说不对吧，我以前也做过一点与声乐有关的工作。”

忽然，女店主开始用优美的嗓音唱起歌剧来，我也随声附和，她高兴地接了下去：

“在屋顶拉起小提琴，太阳升起，又落下——”

要是普通人，恐怕会觉得她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吧，而我和丸子，还有另外一个客人却拍手喝起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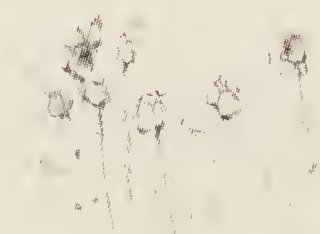
“Wonderful! Wonderful!” 这个下午意想不到地愉快。

店主双手握在胸前，做梦似的回忆着：“结婚以后，为了养育孩子，我就告别了舞台，以前我可是一个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呢！”

真有意思啊，在想不到的地方，居然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音乐会。

有人的地方都是共通的，如果信任别人，敞开胸怀快乐地生活，就会遇到小小的奇迹。

回去的路上，动听的歌声似乎还萦绕在我们耳边，我不由得不胜感慨地对丸子说：“人们都说幸福是自己创造的，一点不假啊。一个人闷坐在家里，幸福可不会自己跑过来啊。”



有一天，杉山夫妇带着我参加了龟千代夫人的生日宴会。

她是在美国的第一代日本人，今年已经一百岁了。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像宴会这种人多的场合，不过对方可是一百岁的老人啊。在美国拼搏到这个年龄的女人，是很难遇到的，我也想以之为楷模。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出席了宴会。

这个宴会是她两个儿子提议举办的，参加者有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不过大家说的都是英语。

这天的主角高桥龟千代夫人身材娇小，穿着媳妇们送的华丽的粉红色连衣裙和外套，始终在微笑着。

很多人上台讲话，由衷地赞美着龟千代夫人。最后当主持人宣布“特邀嘉宾”上台的时候，居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什么思想准备也没有，正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当然不可能拒绝了，否则太失礼了，我只好强作镇定地走到麦克风前。说完祝福的话之后，我坦率地说出了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

“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将子女们培养成人，可想而知付出了多少艰辛，龟千代夫人，您真的辛苦了！”

最后，我是这样结束发言的：

“虽然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但是，二十年后，当我像您一样一百岁的时候，请还像今天这样欢迎我吧。我也要

向你看齐，让我们一年接一年地活下去吧。龟千代夫人，我的命就交给您了。”

全场爆发出一阵大笑，第二代日本人虽然不会说日语，但据说都能听得懂。

日语里经常有“捡到年纪”这种说法（意思是“上了年纪”），我遇到龟千代夫人，可真是“捡到”了年纪啊。

在这次宴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位在山口县传教很长时间的美国牧师，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遇见我，他显得很高兴。

后来，他还专程登门拜访，和我聊了他怀念的日本食物等很多事情。聊到最后，我拿出了一点腌萝卜，他凝视着，切下一片放在左手的掌心里。

“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也吃不惯，后来倒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咸菜了。”说着，他便把腌萝卜放到了嘴里。

“这么吃下去，再喝点茶，真是回味无穷啊……好吧，咱们就说到把它吃完为止吧。”

“就是在日本乡下，这种场景也很少见了！”

我们就这样一边聊天一边喝茶，我几乎忘了对方是个美国人，觉得自己仿佛不在美国，而是在日本的乡下。

我还去了这条街上的教堂，来教堂的人都是些衣着淡雅、品味很高的人。做完礼拜之后，大家会在大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我一坐下来，便有两三个女子走过来和我聊天，我们聊了很多，最后她们还亲切地叮嘱我说，下周一定要再来啊。不过遗憾的是，如果你的英语不够好，



是全然听不懂牧师的布道的。

经过这半年的“冬眠”留学生活，我得到的体会是：人生中永远不会有“太迟”这一说法。想想看，这次的留学，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作出的决定。

以前，上音乐学院是女校的老师劝说的结果；结婚呢，与其说是我自己选择的，不如说是“总要嫁人的”这一想法的消极产物；写书、演讲也全是别人劝说着我才去做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件事是我自己积极主动去做的，真是让人震惊啊。

现在，终于能写点什么、说点什么，能赚到钱，能自己生活了。我自己决定在美国生活，花了八十年时间。现在终于可以无所顾忌，自由地生活了，我不由得暗自得意。

现在这个家里，橘树已经硕果累累，花儿满院盛开，还会有松鼠和美丽的鸟儿过来做客。

好吧，就这样快快乐乐地活到一百岁吧！



## 第二章 母亲与女儿的和睦关系



## 车到山前必有路

邻居石黑大婶看到我正挺着大肚子蹒跚走路，便跟我打招呼：

“朝子，肚子很下垂啊，看来快生了。”

“真的啊，能看出来吗？”

不过也是，已经过了预产期了。

“是啊，预产期已经过了一周了，什么时候生都不奇怪。不过，大婶，我觉得很害怕，心里怦怦直跳。”

“没事儿，你屁股大，体格又好，没什么好担心的，扑通一下就生出来了。”

大婶说着，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石黑先生的叔叔曾经担任过政府的官职，夫妻二人都是出身很好的江户人，和我们关系很好，总是给我这个不谙世事的人很多生活的勇气。每当听到大婶精神百倍的鼓励，我总是勇气倍增。

而且，大婶生了五个孩子，也可以称得上是老前辈了。不过我还是免不了担心。

和大婶说完话的第三天，我迎来了第一次生育体验。

阵痛来得很突然，孩子他爸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衣箱说：“好，终于来了！”两个人匆匆赶往医院。

在出租车里，疼痛一阵阵发作，“疼死了！”我忍不住喊叫起来。

孩子他爸用表计算了一下，阵痛间隔正好是十五分钟。我疼痛难耐，觉得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医院了。

出租车好不容易驶进了医院的大门，办完住院手续，护士领着我匆匆地住进了观察室。

“现在不用担心了，您先生可以回去了。”

虽然护士这么说，但孩子他爸显得很担心，说他还是要留下。听见他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要我一个人面对这个难关，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还是疼，真疼啊！虽然疼痛是每隔十五分钟才发作一次，可发作时会持续好几分钟，疼得我气也喘不过来。那疼痛很像起伏的海浪，我会不会就这样死了？恐惧紧紧抓住了我的心。

阵痛非常准时地十五分钟发作一次，就这样过去了一整天。我一夜也没合眼，几乎绝望了。怎么才能度过这难耐的阵痛呢？要不绕医院走走，或者干脆哭出来？面对不断袭来的有规律的阵痛，自己是多么弱小无力啊，我由衷地可怜自己。

“石黑大婶尽胡说，还说什么扑通一下就能生出来！”

医生和护士有时会走过来，撩起我的睡衣看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还早着呢。”完全体会不到我的痛苦。

可是，已经过去两天了，究竟会怎么样呢？一直守候在床边的孩子他爸表情很奇妙，与其说是高兴地期待孩子的降生，还不如说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感到很内疚。看到他这副样子，要在平时我肯定会笑出声来，可是今天我真是笑不出来了。而且他在一旁坐立不安，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说：“都怪你，让我受这么大罪。”最后，我到底把他打发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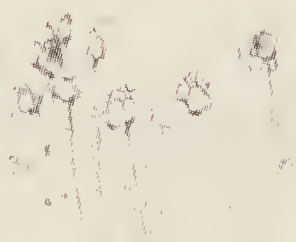
医生又走过来看了看，说：“阵痛很微弱啊。”后面跟着的护士小声议论起来。

“不是开玩笑吧，疼成这样还微弱啊。”我一下子火起来，又听见他们说，每隔五分钟一次的阵痛竟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可不好办，要移到分娩室注射催产针，但打这个针要找准时机，这很难……

听到他们这么说，我越来越不安。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疼了，一边呻吟一边想，虽然自古就说女人因为生产的痛苦而叫唤是件丢人的事，可是人也有能忍的事和不能忍的事啊！

终于，他们给我注射了催产针，我被移到了分娩台。虽然松了一口气，却又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刀俎上的鱼肉，在任人宰割。接下来的那种痛实在无法形容。

其间，我有十几次失去了知觉，只能听见自己的呻吟



声和器械的撞击声，好几个人按着我，真像是在受拷问。终于，我模模糊糊听到了一声不熟悉的“哇”的哭声，被器械夹出来的孩子的脸庞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仔细想想，那么大的孩子要通过那么狭窄的产道，做母亲的能不痛苦吗？不过想到这种痛苦能得到那么大的收获，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甜美的痛苦了。

当时是没空考虑这些的，只想着尽快摆脱苦海。接着，我听见似乎也松了一口气的护士对等在外面的先生说：

“一切顺利，是个千金。”

“就这样还算顺利啊？”一瞬间，我真想反驳她，可马上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能这么想，应该感谢所有的人，多亏了大家，我才能体会到这样激动的瞬间啊。”

虽然知道生产是女人能体会到的最大的幸福，可对我来说，实在是千辛万苦。

终于，我要和孩子第一次相见了。护士用毛巾裹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抱给我看。

“脸怎么那么长啊。”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是不是生的时间太长了，还是用产钳的关系，女儿怎么长了张像七福神里的福禄寿那样的长脸啊。

我很是担心，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以后脸也会这么长吗？”

医生看着我的脸，哈哈地笑起来：“这是一时的，马上就会变成圆圆的可爱的小脸，不用担心。”

虽然他这么说，可我笑不出来。以前觉得孩子只要四

肢健全就好，不管是男是女。可是一旦孩子就在眼前，更高的要求不由得随之而来了，一个女孩子长着那么张长脸可是太悲惨了，我心里充满了不安。

和孩子见过第一面后，孩子他爸似乎也是喜忧参半，虽然他嘴上没说，心中的感情却好像也是很复杂。

一周后，我出院了，开始还觉得自己没有充分的母爱，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做个称职的母亲。奇妙的是，我一给孩子喂奶，所有的母爱都萌芽、迸发了。自然而然地，那种对阵痛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

所以，我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对孩子充满母爱的类型，而是经过了阵痛的生死挣扎之后才获得对孩子的爱。虽说凡是女性都会成为母亲，但是，成为孩子母亲的过程，也会因为是顺产还是难产而有所不同吧。

在孩子出生前，孩子他爸不知为何坚信一定是个男孩，所以连名字都给起好了，叫“彻”。那现在怎么办呢？

孩子他爸很不负责任地说：“哎呀，就在‘彻’字后面加个‘子’得了。”

于是，八月六日，我们赤条条来到世间的亲爱的女儿，从这天开始就叫做“彻子”了。

那张像福禄寿的长脸也一天天地圆起来、可爱起来。每天，我们夫妻俩都会盯着睡在小小被子里的女儿，互相唠叨着：她耳朵能不能听见啊，眼睛能不能看见啊。

“孩子真是可爱啊，百看不厌。”

到这个时候，我的生产恐惧症也渐渐消失了。“要是



母亲总忘不掉阵痛的痛苦，人类岂不要灭绝了吗。”我也能和别人笑着这么说了。这就是常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所有的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啊。

彻子在一天天长大，穿上我织的洋装，就像一个小洋娃娃。她性格开朗活泼，每次我抱着她和孩子他爸一起坐电车，就会有女生们围过来，嚷着说：“真可爱啊，让我们抱抱吧。”大家你争我抢，刚做母亲的我当然担心会不会摔着孩子，但是，心里真是自豪啊。

这以后，我又生了四个孩子，也体味过长男在九岁夭折的悲伤，但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认为仅仅靠我自己的力量就能把孩子们养大。

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本来就有无尽的才能和可能性，所以，我总是很感激上苍赐给我抚养五个孩子的机会。

## 喜欢宣传艺人的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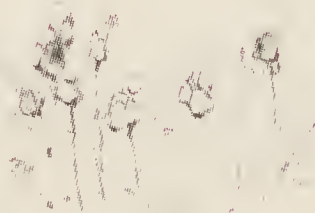
活泼健康的彻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学了。等啊等，终于等到四月了，我们决定让她上附近的小学。

红色的双肩书包、铅笔盒、铅笔、橡皮，一样一样都买齐了。不光是女儿，连我也兴高采烈地等着那一天。

她很喜欢那个双肩书包，连上厕所的时候都背着。书包里面的东西还不满，所以一走起路来就哐啷哐啷响，家里到处都能听见这种声音，我在厨房做饭时也不例外，有时候还能听见她断断续续的可爱的歌声，我觉得自己也成了要上学的小学生了。

说是背书包，其实是女儿小小的身体被书包淹没了。对她来说，开始上学是迈向成人世界的第一步，她连言谈举止都带上了大人味，让我觉得既高兴又有点寂寞。

一片玫瑰色的世界在即将入学的她的眼前展开了，她



也变得像一年级小学生了，每当我让她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回答“嗨”，就像在回答老师一样。她的脑海里肯定浮现出了上课的情景吧，老师说：“彻子！”她就回答：“嗨！”

就这样，终于等到了入学典礼，如此憧憬的小学生活当然快乐无比了。每天傍晚，就听见她进门的声音：“我回来了！”接着便会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地说给我们听。我也以此为乐，每天都盼着她早点放学回家。

那个时候的她就像一个小精灵，给家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家里人会一起惊讶、感动，或者哈哈大笑。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幸福的情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第一周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被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会有什么事情呢？我和孩子他爸都很纳闷。不管怎么说，还是去看看吧。

“她太活泼了，上课时不是和旁边的小朋友说话就是看着外面，老师要是问她：‘黑柳，刚才老师说什么了？’她倒是能够一五一十地答出来，不过总是动来动去不得安宁。”

她的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二十一二岁，第一次带学生，好像多少有点神经质，面对一个不符合模范学生标准的孩子，好像很头疼。

不过，受到警告的我倒是想：

“我的孩子就是这样，这种表现已经算好的了，孩子要

是不活泼，那可就难办了！”

所以，与其说是反省，倒不如说我很同情为这种事而生气的老师。这件事过了十天左右，我又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这次是因为彻子自己在《窗边的小豆豆》里也写过的“难忘的宣传艺人事件”。

她上的小学在一条商业街上，说是校园，其实只是巴掌大的地方，前面就是一条热闹的大马路。一次上课的时候，传来了宣传艺人的演奏声，彻子就打开窗户大声叫道：“宣传艺人叔叔，到这儿来！”

宣传艺人就真的过来，对着教室的窗户开始表演了。虽然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不用说也知道，学校的课是没法上了。

我平时和她上街的时候，要是碰上宣传艺人，那可要命了，两个人会一步不离地从头看到尾，还会不断发出欢呼声。有一次，一个五人组合里有个吹单簧管的吹得非常好，我就对一旁正屏着呼吸看得目不转睛的女儿说：

“那个吹单簧管的吹得真不错啊，肯定是本来想像你爸爸那样进乐团的，不行了才做这行的。”

宣传艺人有点像今天电视里的商业广告或者是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推销员，到了人多的马路上，就会停下来做宣传。那个时候，吹单簧管的都戴着女性用的假发，抹着白粉。

刚开始我真以为他们是女人，但声音却怎么也不像，再看看他跳舞，那和服里时隐时现的脚上居然长了很多毛

啊，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我可憋不住这么大的发现，赶紧跟女儿说：

“彻子，彻子，快看，快看那只脚，原来是个男的啊，真是装得挺像的啊。”

这种话，一般的母亲肯定是不不会说的吧。

总之，彻子喜欢宣传艺人是受我这个妈妈影响的，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也肯定是她觉得这样会让大家高兴才做的吧。

不过，她的班主任可让别的老师们臭骂了一顿，这么年轻的老师，心里一定不好受。

听老师说了事情的原委，我当然是再三道歉，不过回到家后我一个字也没和女儿说。虽然我能理解这给学校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但对我来说，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如果见到宣传艺人一点也不觉得好奇，那倒有些无趣了。就是那些其他的孩子，大概也会把那一瞬间的惊喜看做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吧。

我这样的家长可能是太娇惯孩子了，不过，我总觉得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还要除去上学、睡觉的时间，实在是所剩无几。我暗自下定决心，决不在这样宝贵的时间里跟孩子张牙舞爪、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

彻子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恐怕她也被老师训了一顿吧，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以后，她又惹了很多麻烦，每次我都会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受一通警告。我从没打算和她说什么“就是因为，妈妈被叫到教研室挨了一顿训”

之类的话，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饶有兴趣地提醒她注意。

但是，我一直在留意有没有合适的学校，可以宽松地教育像彻子这样的孩子。这时，我听说了自由之丘的巴学园实行自由教育的事情，于是瞒着彻子悄悄地去见了巴学园的校长先生。

见面以后，我没有顾忌什么面子，一五一十地把情况作了说明。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很激动，我相信，如果彻子能被这所学校接受的话，对她一定是好事。

巴学园一共有五六十个学生，有一个礼堂，没有教室，只有几辆东横线铁路淘汰下来的电车，上面写着算术教室、理科教室等等。每科的老师都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分别发给当天用的不同的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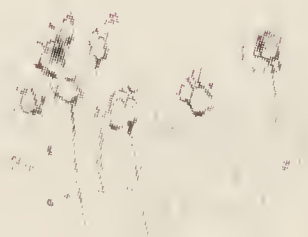
孩子们拿着讲义自己学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老师，都学会的孩子可以去游泳、捉迷藏，随便干什么。孩子们当然有学得快的，也有学得慢的，在这所学校里，如果还有孩子没学会，老师是绝对不会不管不顾地往下进行的。等每个人都得了一百分之后，大家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了。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便跟彻子说：

“在自由之丘有一个很好玩的学校，要不要去看看啊？”

刚上学的她是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学校的，我也觉得带她去看看，她会喜欢那个学校的气氛。

于是，我们带着“只是去看看”的想法，领着她踏出了去巴学园的第一步。这以后的巴学园生活，彻子在她的



《窗边的小豆豆》里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看到她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是感叹，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她居然到现在都记得。看来，转校对她来说真是个正确的决定，我也终于松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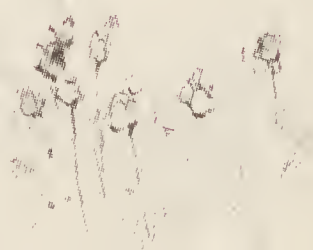
以前是个老病号！

我是在北海道的大自然中长大的，根本不害怕虫子。我又很喜欢摆弄花草，更是经常和虫子打交道。有时候，我把院子里的花插到瓶子里，正在享受午后的美味茶点时，就会有蚂蚁从花里钻出来，我看到了也只是说一声“有蚂蚁啊”，就完事了。可是，彻子却是谈虫色变。这个看似对什么事都胸有成竹的家伙有个大弱点，就是怕虫子。

有一次，彻子上完晚班回来，听见衣橱里有虫子的动静，她当时就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然后慌忙给住在世田谷的弟弟打电话，让他开了近一个小时的车赶过来，终于逮住了那个弄出声响的罪魁祸首。

那天晚上的不速之客，当然是她非常讨厌的蟑螂。

“不过，就为逮只虫子，让人大半夜开车跑过来，也太过分了。”我说。



“是啊，不过一想到有虫子，我就一动不敢动，当然只能让弟弟来捉啦。”

“你有个这么不怕虫子的妈妈，怎么还会有这么严重的虫子恐惧症呢？”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我却不由想起彻子小时候那些称得上灾难的日子来。

她刚上小学不久，夜里有两次都哭醒了，喊着“脚疼”。我们便带她去了大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让她走了几圈，然后告诉我们：“股关节异常，得住院打上石膏。”

住院以后，彻子从腰到两条腿都被石膏固定了，只为了上厕所留下一点空隙，那个样子真是可怜极了。我们跟她说：“要是不这样，长大就走不了路了。”她点点头，安安静静地听着。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医院，她不哭也不闹，一直等着我第二天再来，非常懂事。

过了一段时间，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了，那天，孩子他爸正好不上班，大家一起欢天喜地地回家。上车的时候，我先钻到车后座，抱着彻子的上半身，让孩子他爸抱着打着石膏的下半身，这样正好坐下。结果，孩子他爸上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哐当”一声额头碰到了车上，这下可把他惹火了：

“应该让我先上，就是你，非要抢，这下好了吧！”

大家高兴的情绪也被吹得烟消云散了。不过，能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彻子还是很兴奋，在车里一个劲地掰着手指头问我：“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能拆下石膏啊。”

她怕虫子的毛病其实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如果有苍蝇

飞过来，或者窗户上有虫子的话，那简直太可怕了，想躲开，可身体没法动，可以想象彻子该多么害怕啊。

从那以后，她的虫子恐惧症就没好过，长大以后住在镰仓的时候，有一次从厨房里爬出一只蟑螂，她简直像见到巨大的怪兽一样，怕得要命，被大家好一顿嘲笑。

出院后的一天，医院的年轻医生带着美味的巧克力来巡诊，说好过十天再去医院，用电锯把石膏的两边锯开。

那天，石膏被锯开后，从缝里可以看见彻子腿上的表皮都脱落了。现在如果腿发痒，手一下子就能够到，以前的那么多天里，彻子只能使劲晃动身体，看着真是可怜，好在现在可以解脱了。

可是，石膏还没有完全拆掉的时候，可能是在医院被感染了吧，彻子突然开始发高烧，内科医生一诊断，说是猩红热，于是被送到雪谷的传染病医院隔离起来了。这次住院，一个月也出不来，真是残酷啊。

想想女儿刚刚尝到上学的快乐就变成了这样，我心酸极了。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六七岁，彻子下面还有小弟弟明儿，没有办法，我只好让北海道的妈妈过来照顾家里。

那段时间孩子他爸情绪也不好，他在摆弄盆景的时候，想用铁丝矫正树形，被圆凿切到了左手食指的指尖，如果肌腱断了，就再也不能拉小提琴了，所以他很是绝望，动不动就发脾气。有一次，他居然落下泪来，对我说：

“孩子他妈，这真是雪上加霜啊。”

传染病医院简直是与世隔绝，里面有得了各种各样传



染病的大人和孩子。我觉得到处都充满细菌，要习惯可真是不容易。患猩红热的病人每天都要接受注射，彻子一次也没有哭过，可是隔壁的孩子总是哇哇大哭。

终于可以完全拆掉石膏了，彻子扶着我的肩，要试着迎接用自己的脚站起来的“世纪的一瞬”，结果，她一下没站稳，摔了一跤，她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妈妈，简直不像我的腿了！”

在医院的垃圾场上，放着彻子带了那么长时间的石膏，在垃圾被运走之前，我还每天去看一眼，总觉得那像是彻子身体的一部分。

隔离病房的生活，像是被世界遗弃了一样，总有一种充满杀气的感觉。可是有一天，我在盥洗室听见一名护士的歌声：

“从那不知名的小岛上，漂来一只椰子的果实。”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年轻时的一幕，这首《椰子的果实》的作曲者大中寅二先生当时在灵南坂教会拉管风琴，我当时在教会的唱诗班，那时我们就唱过这首歌。

在传染病房里待了四十天之后，彻子终于痊愈，我们可以回家了。这时，孩子他爸的手指也渐渐可以弯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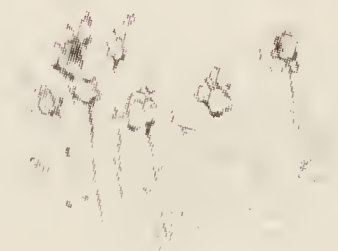
彻子需要一段时间疗养，听说汤河原的温泉很有效，我们便决定去那里。我离不开家，就让我母亲陪她去了。彻子离开了我们身边，坐火车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她们要回来了，我们全家人都去东京站迎接。彻子头上扎着大大的丝带，一下火车就朝我们飞

奔过来，大家高兴极了，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久没有这么快乐地哭过了。

虽然过了一段悲惨的时光，可是我们家终于雨过天晴了。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彻子没有发过一句牢骚，有这样一个质朴、诚实、开朗的女儿，真是莫大的安慰啊。这些苦难，让我和彻子都学会了忍耐和感谢。

从还是婴儿的时候开始，这孩子每个月都会扁桃体发炎，发高烧。到了幼儿园和小学，什么传染病都得过，麻疹、水痘、猩红热，她总比别人先染上。不过，小学毕业后，彻子生病的历史也告一段落了，上女校以后再没得过什么大病。成人以后，她更是健康极了，简直成了一个健康管理专家，还总是要唠叨不爱上医院的我：“妈妈，你简直是个野蛮人。”说完，她还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长叹一声。



## 惊魂往事

彻子在难忘的巴学园一天天地过着快乐的日子，这时，战争的阴霾却渐渐笼罩了日本。

经过军队检查，那些年龄在三十四五岁的士兵已经不能再打仗，需要补充新的人员，所以本来绝对不可能被征兵的孩子他爸也被征召入伍，奔赴战场了。接着，由于战争疏散，我带着三个孩子和母亲到了青森。虽然那段时间带给所有日本人的都是痛苦的回忆，但对我来说，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时光。

战争是人类愚蠢的自相残杀，我没有一天不在担心着孩子他爸的生死，同时，我还要守住我的三个宝贝孩子。“绝对不能被困难吓倒，不能被吓倒。”我就这样凭着对孩子执著的爱，一步步渡过难关。

孩子他爸在那边也受了很多苦，从来没有从事过繁重

体力劳动的他，尝尽了作为一个小士兵所受到的欺负和屈辱，还有后来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生活……经过了很多苦难，在六年后，我们终于得以重逢。

战争激烈的时候，我们投奔了一个普通朋友，到了青森县三户镇一个叫諏访的小地方，热心的村里人借给我们一间苹果地里的小屋，我们收拾了一番，这间十六平方米大小的小屋就变成一个舒适的避风港了。彻子的转学手续也办妥了，她开始了在三户学校的学生生活。

从家到学校有八公里多的路程，只能坐火车。我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月票挂在彻子的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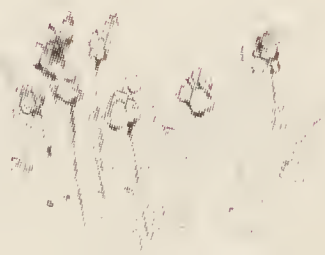
“站务员说了，现在月票可是贵重东西，半年才发一回，千万别弄丢了！”我嘱咐她。

“知道了，妈妈！”

让人兴奋不已的乘火车上学的日子开始了。其实我一会儿就把这段对话忘在脑后了，家里有三个正能吃的孩子，还有妈妈和我，我整天都想着怎么填饱大家的肚子。

彻子很快就习惯了新学校的生活，也有了新的朋友。她每天看起来都快快乐乐的，其实，那时她心里正埋藏着一个秘密。当她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后了。

有一天，她站在马渊河的桥上和朋友说话，说着说着就入了迷，不知不觉地用手摆弄着拴月票的毛线绳，转着玩起来。那条毛线绳是拆了又用了好几次的旧绳子，转着转着，“砰”地一声就断了，月票顺势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掉到河里了。对这个突发事件，彻子一下子惊呆了。



“我的月票！”

她的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这时，宝贝月票已经顺着河水轻快地漂远了。马渊河又深又宽，就算是大人，别说游过去，就是踏进一只脚也是很危险的。

彻子哭过后，就拼命地想：究竟怎么办呢？妈妈费了那么大劲才弄到的月票，让自己这么不小心就丢了，妈妈知道了会失望死的。

“好吧，从明天开始，就瞒着妈妈走着上学吧！”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她作出了这么个决定。对于好奇心很强的彻子来说，这样做也有点冒险的味道吧，她对外婆、弟弟妹妹都只字未提。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事是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却完全是放任自流，谁家的孩子都一样。

上学的路上有很多苗圃和田地，一边唱歌一边欣赏四季不同的风景倒是很好，可要是赶着上学，就不能这么优哉游哉了。彻子注意到，到学校最近的路就是沿着火车线走。这条线虽然叫做东北本线，其实火车是很少来的。

可正当彻子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暗自得意，大摇大摆地走着的时候，本来不会来的火车突然开过来了。

“那时，我正走在铁桥上，一下听到火车呜呜的声音，接着一辆火车就出现了。”

彻子急中生智，一下子钻到铁桥下面，双手抓住桥的横梁，就这样吊在桥上，下面就是乱石堆积的河床和汹涌湍急的河水。

她跟我说的時候，我马上就想起了山本有三的《路旁

的石头》里的主人公，这本书彻子小时候也读过很多遍，当时她的脑海里肯定也浮现出书里的情景了吧。

“结果，我连鞋子也没掉呢！”她得意洋洋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述。

“还好，没出事。”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直后怕，“要是手抓不住，一松手掉下来怎么办啊？”我不禁毛骨悚然。

“以后可再不要这么做了。”

“没事，现在又有月票了。”

一边听着彻子描述这一年多埋藏在她心里的冒险经历，我一边由衷地感谢神灵的呵护。

不过，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么做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就为了不让妈妈担心，经历了那么大的危险，默默地步行上学，等着再拿到月票。虽然我对孩子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人，但让我感动的是，其实孩子对父母的关心并不比父母给孩子的爱逊色啊，当然，也许是因为她平安无事，我才能轻松地说这样的话吧。

四年的疏散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了一片废墟的东京。孩子他爸经过六年的军队生活，也回到了我们身边。他本来遗传了一部分家族的歇斯底里的性格，脾气暴躁，但是经历过那种动不动就挨打受骂的军队生活，他改了不少，再也不对我动手了。

一家人终于团聚，从头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期间，作为长女的彻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充满勇气。一点



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开朗地鼓励我，我们这个家是不会有今天的。

鼓励，并不是指华丽的辞藻，彻子的存在本身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给我照亮了前面的道路。这不是恭维，因为她有一颗温柔地对待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心，所以，弟弟妹妹对这个“姐姐”也是另眼相看的。

姐姐，谢谢了！这是弟弟妹妹们发自内心的感慨。

## 回忆中的心痛

那时候孩子们还小,我们还住在北千束。等到附近的原野鲜花绽放的时候,家里人一定会去野餐。找一块合适的树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打开带的便当。提篮里有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像煮青菜、又咸又甜的牛肉烧土豆等等,再配上美味的饭团。大家还会合唱起巴学园吃饭时的校歌来:

“好好嚼啊,好好嚼啊!”

大家唱啊笑啊,现在想想,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孩子他爸拉小提琴的收入不像上班族那样稳定,家里经济窘迫也是当然的,不过我先生是个对钱很迟钝的人,我也是那种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类型。

那个时候,一般都是推销员跑到家里来问:“夫人,今天需要点什么啊?”而且都是月末结算。就是到了结算的时候,要是说一声“现在手头有点紧”,推销员就会说:

“没关系，下次吧。”说着放下东西就走了。那真是个悠闲的年代啊。

彻子那个时候还只有四五岁。我经常牵着她的手，拿着包着孩子他爸的燕尾服的包裹，去离家大概有十五分钟路的当铺。路上我们一路哼着歌，高高兴兴。

当铺在长原站前的街道上，那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两旁有很多糕点店和水果店。彻子用眼瞥瞥摆在水果店门口的可爱的樱桃，一边看看我的脸色。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走了过去。接着又到糕点店了，店门口挂着有可爱包装的糖和点心，似乎在向人们招手：“快来啊，快来啊！”彻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个仔细端详着，又不时看看我，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一边和我聊天，一边蹦蹦跳跳地走着。

终于到了目的地，我把已经很旧的燕尾服放到当铺的台上。到孩子他爸下次演奏会以前，我必须把它赎出来。说是燕尾服，其实就是孩子他爸的工作服，因为只有这一件，只好这样了，家里可以当的也只有这个了。当铺的人每次都借给我十五元，在那个时候，这已经够家里人一周的伙食费了。

一旁的彻子拼命探着头，想看清楚放在高高的柜台上的燕尾服。

“拜托了。”

“十五元吧。”

“是的。”

我拿了钱，说一声“谢谢”，就这么寥寥几句，交易便结束了。我把钱“啪嗒”一声放到钱包里，又折起包袱放入手袋，说一声“彻子，久等了”，两人便高高兴兴地踏上归途。先去点心店，买了刚才彻子似乎很想要的可爱的糖果，然后在水果店买了便宜的成包的橘子，现在可以悠闲地逛着回去了。路上，我们又买了晚饭要吃的蔬菜和鱼，拎了满满一大包。这时，彻子突然问我：

“妈妈，刚才我们去的是什么店啊？”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迟疑地说：“那儿啊，是，是洗衣店。”

“噢，原来去洗衣店就可以拿到钱啊。”

“是啊。”我一边回答一边担心，要是她长大了，有一天跑到洗衣店里找人家要钱可怎么办啊。

不过，在那以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是靠着当东西维持生计的，我一次也没有觉得羞耻，也不觉得没有钱是件可怜可悲的事情。

即使没有钱，还有温暖的阳光、风、雨、朋友啊。实在需要的东西，每次朋友和妈妈都会给我。反过来说，即使有钱，生命也是买不到的啊。

很久以后，彻子成了NHK剧团的成员，第一次拿到薪水回来了。在我家，她是第一个拿薪水回来的人，那一天大家都兴奋极了。那次一共是六千元，她给了我一半：“妈妈，拿着用吧。”

再以后，是受了姐姐的影响吧，进了N交响乐团的弟弟在领到薪水的第二天早晨，放到厨房桌上几个信封，上

面写着：爸爸收。妈妈收。还有弟弟妹妹们的名字。大家高兴极了，一大早就爬起来奔向厨房。虽然我一直认为，钱嘛，有了也没什么。不过，我们家一直都是缺钱花，朋友经常会热心地借给我们，帮我们解一解燃眉之急。

在这样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情。

有一天，彻子高高兴兴地从二楼的卧室跑下来，问我：

“妈妈，我每个月都给杂志写稿子的，上个月明明书上已经登了，稿费怎么还没寄来？”

我一下惊呆了。的确，在十天之前寄来一个写着她名字、装着现金的信封，恰好那时我正需要钱用，胆战心惊地打开一看，里面有五万元。

虽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女儿的钱，但正是要交电费的时候，还有电话费要交，再不交就得停机了，所以，不知不觉，这五万块钱就一点点被花光了。

这下可糟了，我只好跟孩子他爸商量：“我把彻子的钱都给花完了，怎么办啊？”

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彻子也知道现在家里缺钱嘛，我去跟她说好了。”

“这是她好不容易挣的，都被我花了，多可怜啊。”

“我这段时间就有活干了，到时还给她点不就行了吗。”孩子他爸无论有钱没钱都不放在心上，“这么点事，至于这么闹心吗？”

可现在终于要露馅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说出了自己也觉得可怕的谎话：“哦，我没注意啊。”

“是吗。好容易写的稿子拿不到稿费，真是不像话，我打电话问问吧。”

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抱住正走向电话机的彻子，一下跪到了地上，一边哭一边说：

“其实，十天前就送来了，被我都用光了。我本来想一有钱就还给你。”

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被警察抓到的罪犯。彻子满脸惊讶：“用不着哭啊，我只是想知道稿费有多少，真是的，你跟我说一声‘用了’，不就行了吗。”

说完，她就上楼做外出的准备。我把沙拉、鸡蛋、火腿和面包整齐地摆在桌子上，从院子里采来花，怀着忏悔的心情把桌子收拾得漂漂亮亮。要是因为钱的事伤害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她出去以后，我悄悄地写了一封信放到了桌子上：

“我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事了。坏妈妈留。”

第二天早晨，看到信的彻子对我说：“钱用了就是了，不用介意的，你要跟我说一声，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你忙了一天回来，看到桌上一个空信封该多失望啊，妈妈可做不出来啊，下次你交给爸爸吧，爸爸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彻子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妈妈说什么傻话呢，真是的”，看来她对钱的事一点没有介意。

这已经是过去很久很久回忆中的心痛了，可是把钱花光的<sup>我</sup>，却久久不能摆脱犯罪感。

## 招收若干名

事实上，彻子进入演艺界工作，是我和孩子他爸都没有想到的事。

上了女校以后，她可以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将来的发展前途了，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啊，她选择了我曾经待过的东洋音乐学院。上女校的时候，她比同班同学早一年毕业，开始了自己所希望的大学生活。

她那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当然，要实现这个梦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上过音乐学院的我当然非常清楚。所以，毕业之际的女儿面带愁容地过来找我，我一点也没有吃惊。

“怎么办啊，马上就要毕业了，又成不了歌剧演员。”

“是啊，不过你还年轻，再说现在的人也可以上两所大学的嘛，要是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那就再上所大

学吧。”

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收集各种大学的资料，最后，她决定选择庆应大学的美学哲学系，因为“将来可以成为一名美术评论家”。

就在她上到大二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天早晨，正在看报的彻子突然问我：“妈妈，若干名是多少名啊？”

“光说若干名，那谁知道啊。”我一头雾水。

“哦，NHK 正在招收一期生，这上面写着若干名。”

“原来是这样啊，回头问问你爸爸吧。”

听彻子说了这件事，孩子他爸说：“把那份报纸拿给我看看。”我便手忙脚乱起来，一般看完的报纸当时就处理掉了，每当孩子他爸说要看“登着某某新闻的报纸”，我就只好跑到邻居或者朋友家去借，这是常有的事。不过，幸运的是，这次这份报纸倒是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我去试试吧。”彻子说。“行啊！”我们根本没有当回事。

考试是在明治大学的礼堂里进行的，说是招收若干人，居然来了六千人。彻子也是吓了一跳。一回来，她就感叹说：“全是些漂亮人物，还有人可能正在拍戏吧，还拿着剧本呢。”

不记得是第几次考试了，给了一个场景，说是恋人要求分手，要考生表演一下当时悲伤的样子，结果彻子回答说：“这种事我不懂，做不出来。”就跑回来了。尽管这

样，最后被选中的十三个人里居然有她。大概是因为会表演的太多了，对演技一窍不通的人反而让人有新鲜感吧。

成了 NHK 的研修生以后，彻子第一次拿到了剧本，我们两个便开始练习台词，练来练去，最后决定去找夏川静江请教。

夏川女士的先生以前在山田耕作先生的室内乐团工作，和孩子他爸是同事。她一直在电台朗读一些名作，声音非常优美，我们都是她的崇拜者，而且非常尊敬她。听完彻子的朗读，夏川女士是这么说的：

“彻子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我觉得还是不要让任何人教她更好，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吧。”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彻子出演了很多热门影片，像《一丁目一号》、《阿杨阿宁阿东》、《葫芦岛》、《魔毯》等等，无论哪个角色，她都演出了自己的特点。在当时的 NHK，她无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女演员。

彻子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庭里都还没有电视。

“这是彻子第一次上电视啊，无论如何也要看看啊！”我和孩子他爸说。别人告诉我们，在 NHK 前边的咖啡店里有机，于是我们便早早地来到咖啡店里等着。等啊等，终于到点了，只见画面上一下子出现了好几个女孩子，开始唧唧喳喳地说起什么来，几分钟以后，刷地一下就全都

没了。

“那个戴着狐狸面具的是彻子吧。”我说。

“嗯。”孩子他爸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正说着，我们谈论的人笑嘻嘻地跑到店里来了：“看见啦？”

“啊，看见啦。那个戴着可爱的狐狸面具的是你吧？”

“哎呀，什么呀，我可什么也没戴。爸爸呢，看见了吧？”

“你妈说是那个，我看着也就是那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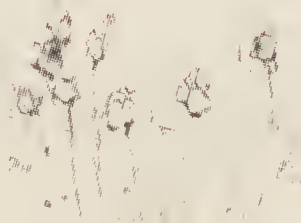
“真差劲啊。”彻子一脸失望的表情。不过，刚开始的电视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过了两三年，电视的价格便宜了很多。虽然家里经济情况还很吃紧，我们还是咬牙买了一台。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住在附近的朋友们都跑过来，大家一边吃点心，一边看彻子演的阿东。

有一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去北海道，住在差不多有一千年历史的YMCA旅馆。孩子他爸和我很想看正在演的《年轻时光》，所以就跑到大厅里看旅馆里唯一的那台电视。那里已经聚集了一些女大学生和小男孩，将近二十人，正在看民营电视台的节目。

“这可怎么办呢，又没法换台。”我和孩子他爸在后面嘀咕着。正在这时，突然一个女孩叫起来：“《年轻时光》马上就要开始了，换台换台！”

太好了！我们正高兴呢，前面有一个女孩说：



“就是有黑柳彻子的那个片吧，那个人啰里啰唆，我最烦了！”

我想，这下可坏了，结果又有几个人嚷道：“讨厌，挺有趣的嘛，我喜欢那个人。”“快看快看！”说着，有人“啪嗒”把频道换过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对孩子他爸说，两人相视而笑。

人们的喜好真是各有不同，有一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天晚上，彻子打车回来，一进门就开始哭：“那个司机说我是个丑八怪。”

看到哭泣的女儿，孩子他爸腾地就上火了。“是哪个出租车公司，我给他们打电话。”他气得脸色发青，愤愤不平地说。

当时，我是这么告诉女儿的：

“别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你的心灵很美，而且性格温柔，是个好孩子。别人都说，过了四十以后，美不美责任就在自己了，你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妈妈看到你最近外表就像心灵一样越来越美了。”

彻子这个家伙有个好处，给她戴几顶高帽子，马上就会高兴起来。“哭泣的小乌鸦，笑笑吧，笑笑吧，好了好了，笑了笑了。”这么说着，她果然破涕为笑了。

进入演员的世界以后，很多事都是第一次体验，肯定也有苦恼，但彻子一次也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耽误过工作，也没有迟到过。同为女性，我真的非常佩服

她。

我还没从音乐学院毕业就遇到了孩子他爸，结果简直就像被人贩子拐走一样，匆匆忙忙就结了婚。不过回想一下，到现在为止，我的人生并没有什么遗憾。那时候再苦再累，现在都得到了双倍的回报。我的女儿也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 沾了女儿的光了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母子关系。我先生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虽然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但是几乎连儿子们的家都很少来。不过，和女儿的关系倒是完全不同，小姑子结婚后，婆婆也一直跟她生活，从早到晚母女形影不离，出去的时候还手牵手，亲密得很。我还曾经跟丈夫唠叨过：“什么嘛，哪像是母女，简直像恋人。”

婆婆是地道的江户人，非常符合“长腿苗条女”这样的说法。她是日本桥一间很大的药房老板的独生女儿，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当时是一位医生的公公。不过两人的年龄差别很大，婆婆还没到三十岁就成了寡妇，那时她最小的女儿才七八岁，我家孩子他爸十岁左右。

她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盘着发髻，现在到我家的时候还总是穿着有黑色条纹的和服外褂，即使孩子他爸在家，也经常是没说两句话就走了。有一次，和孩子他爸年龄相差最小的哥哥来我们家，孩子他爸便问：

“阿修，你喜欢妈妈吗？”

这位被兄弟们叫做阿修的哥哥一听，回答说：“傻瓜，又不是夫妻，又不是因为喜欢才成为母子的，说什么喜欢不喜欢啊！”把孩子他爸好一顿责备。

彻子刚出生的时候，婆婆有一次前来祝贺，我正好在给彻子喂奶。那时，我的乳房丰满得像个奶瓶，奶水很足，但是乳头内陷，孩子不容易吮吸，所以，作为一个新妈妈，我每次给孩子喂奶都得费很大劲。

婆婆瞥了一眼，便冲我说开了：

“朝子你这样的大乳房，喂孩子可不太好，虽然奶水足，但是会堵住孩子的口鼻，所以孩子容易累，这样一歇下来，乳房里就会剩下奶水。还是那种小小的、碗状的乳房好，奶水不会剩下，而且婴儿越吸越多。”

这下可捅马蜂窝了，孩子他爸一听，当场就脸色变白了，气冲冲地说：

“现在也不可能再换一个老婆，你看彻子胖乎乎的，她妈妈的奶水最好了。你要是来挑毛病的，还不如不来，赶紧回去，回去吧。”

场面真是剑拔弩张。婆婆虽然了解孩子他爸的脾气，可是因为很长时间不住在一起了，可能忘了他这个爱发火

的毛病了。我一边哭一边责备丈夫：“你怎么能对妈说这样的话呢？”又对婆婆一个劲地道歉：“妈，对不起啊，我和妈想的一样。”当时很是尴尬，孩子他爸“冬冬”地跑到二楼去了，婆婆也早早回去了。

和儿子见面就这样，所以，她和儿子们渐渐都疏远了，只愿意和女儿待在一起。

我丈夫从小就特别淘气，让公公很是头疼。下雨的时候，他脾气更坏，公公出诊不回来，他就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他本人也说自己是脾气暴躁的人。

不过他也有温柔的一面。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曾经带着三四个拖鼻涕的小孩到附近浴室去洗澡，把每个人都洗得干干净净。从彻子开始，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也都是他一手给他们洗澡。无论工作多晚，无论回来有多累，他都要和孩子们一起洗澡。孩子他爸自己也非常自得，总是炫耀说：“怎么样，我给他们洗得干净吧。”

彻子小学的时候当然不用说，到了中学，这个习惯也一直保留着。有一天，彻子跑来找我：“妈妈，以后我不跟爸爸一起洗澡了。”

“那你就和爸爸说呗。”

她好像就跟爸爸说了：“爸爸，我这么大再跟爸爸一起洗澡会难为情的，所以，我以后就不和爸爸洗了。”结果弄得孩子他爸一脸寂寥地对我说：“彻子说她不喜欢和我一起洗澡了。”

跟什么都讲究完美的丈夫相比，我无论是做饭，还是

给孩子洗澡，都手脚麻利，但都是粗枝大叶。小的时候我就在男孩堆里长大，玩的也是爬树、钓鱼这类的游戏，再加上小学毕业后就住集体宿舍，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女人味。

不过，在爱孩子这点上，我是不比别人差的，孩子们也都早已在社会上独立，各自创造了自己的天地。和孩子们相比，我在这方面只是个踏上社会还不到十年的职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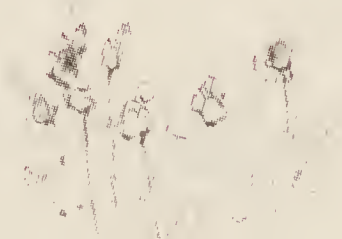
除了做母亲之外，我是一点自信也没有，即使写了书，也别提什么签上字给孩子看了，就是孩子说要看，我也是偷偷地塞给他一本。彻子在写书这方面是老前辈，在她面前，我更是把书全都藏了起来。上电视、去演讲，我也是偷偷摸摸，不想让她知道。虽然她经常跟我说：“妈妈，不用介意这些事。”但我还是担心会让尽心尽力工作的女儿名誉受损。

我写了一本书以后，不断接到出版社的约稿，演讲的工作也增加了。这时，女儿给我写了一封信：

爸爸去世以后，本来妈妈也许会寂寞吧，您竟反而成了职业女性了，而且是一举成名，谁都模仿不来，我想这样的事情真是个奇迹。我很高兴，这是因为妈妈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无论去哪里，人们对妈妈都是好评如潮（不是奉承，是真的），我想告诉您，我真的从心里为您感到自豪。希望您健健康康，加油干吧！

小豆豆

075



看完以后，我心里一下子热乎乎的。我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想的，我自己一直觉得靠沾女儿的光出名，对这一点，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是不光彩啊。



### 第三章 幸运女神的微笑



## 七十二岁的社会人

先生去世后，剩下我一个人，因为既没有储蓄也没有养老金，我只有靠工作养活自己。可是，谁会雇佣一个没有做过像样工作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呢，按理说，我是会感到无依无靠、很是烦恼的。

可是，幸运之神突然垂青起我来，在先生去世前大约一年半的时候，有人向我约稿，让我写一本书。

一下子就写一本书不免有些惶恐，为了先练练笔，我就先从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写起，渐渐形成了一本书。《阿朝来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在先生逝世前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要出版了，在报纸上也登出了大幅广告。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干活儿，先生提溜着报纸，跑了过来：

“孩子他妈，不得了了，你的书要出了，你知道吗？”



他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当然知道了。”我说。

“那你有这本书吗？”

“有啊，肯定很糟糕。”

“求求你，给我看看吧。”

于是，先生花了一天把它看完了。还给我的时候，夸奖说：“很好，是本好书。”他是个喜欢挑刺、不太夸奖别人的人，所以，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过，我很头疼，要是彻子见到怎么办啊。”我说。

“为什么？”先生一脸纳闷的神情。

“她现在已经很有名气了，我可不想跑出来妨碍她啊。她要知道我出书，肯定不高兴。”

“这么客气干什么啊。她是妈妈生的孩子嘛。你的书又写得这么好，不用担心的。”

虽然先生一个劲地鼓励我，但即使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心里也总有这种想法——可千万不要妨碍女儿啊。

现在我也是大着胆子擅自把女儿的事写了出来，一边写一边惶惶不安，写的都是父母亲如何爱护、关爱孩子。事实上，孩子也看到了父母的争吵，听到了母亲的叹息，知道做女人的辛苦，对此，她也感到了厌烦吧。

彻子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或许也是因为这些往事的影响吧，或者是整天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十年已经让她受够了，希望能一个人清静地生活吧。总之，是有很多因素的。

世界上的事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一旦有了工作就真诚地去接受、去努力完成，不和别人背道而驰，这就是支撑彻子的信念吧。她的外婆是基督徒，外婆的信仰和祈祷也深深地渗透到了彻子心中吧。

有一天，彻子问我：“你和爸爸的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

“恰好和爸爸的生日一天，干吗？”

“今年正好是五十周年啊，大家都来吃蛋糕庆祝吧。”彻子兴致勃勃地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算了，而且说不定明天就和你爸分手呢。”

我的回答很奇妙，也许算不上是个高尚母亲应该说的吧。不过，孩子他爸当初像抢婚似的把我娶进了家，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生孩子，为此我心中一直闷闷不乐。作为一个女人，我也想经历恋爱的幸福和失恋的痛苦啊。

“那就更得趁现在庆祝一番啊。”彻子说。别的孩子也都兴致颇高，我们便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做了菜，又煮了红豆饭，心里还在嘀咕：“什么嘛，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要我自己做饭！”

从早上开始，孩子他爸就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忙着写什么东西。他平时很少写信，只是有时候给学小提琴的徒弟们写点东西，内容也就是希望他们能记住的音乐的解释啊演奏技巧啊之类的，而且都是写在报纸的宣传广告背

面。这次他写的是给孩子们の谢辞。

孩子他爸那天的样子我现在还历历在目。他像往常一样，先是边查字典边写完草稿，又修改了一遍。宴会上，他拿着那张纸片，有点结结巴巴，却是非常出色地含着热泪背完了谢辞。

下面就是结婚五十周年的时候彻子给我们的信，和孩子他爸的答谢信。虽然我是个疏于整理的人，但是，感谢上帝，这两封信都完好地保存在我手上，现在就把它公开吧。

彻子の信：

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

首先祝贺爸爸的生日和爸爸妈妈的金婚纪念日。

虽然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两人携手走过的了不起的人生历程，我们从心里想说声“谢谢”。

我们祈愿来生再成为你们的孩子。从今往后，请为了我们和孙子们，为了我们大家健康地活下去吧。这是我们的请求。

大家为了庆祝你们五十周年的金婚，特地凑了五十万元，请收下吧（现金随后附上）。就请用在你们两人身上吧。

爸爸的信：

今天，你们为我们举行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谢谢了。把彻子和弟弟妹妹们培养成人的，都是你们的妈妈，所以我才能一直拉自己喜欢的小提琴。

那场不幸的战争让很多人明白了诸多道理。在战争中和战后，我们家所遇到的种种艰辛，也是靠着你们的妈妈才得以克服，所以大家才会有今天。你们的妈妈把你们，包括已在天国的明儿，都培养成了性格温柔的好孩子。

我非常幸福。对于这样一个美好得让我受之有愧的宴会，我从心里感谢神明，我祈愿大家都永远幸福，谨以此致谢。

看着先生的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不管写得好不好，它让我反省，和他纯洁的人性相比，我是多么恶俗的一个人啊。

聚会后，彻子便把大家凑的五十万元拿来了，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高兴得脱口而出：“太好了！”把大家惹得捧腹大笑。

“妈妈，这个钱，不是让你们存起来，你们用这个钱去旅行吧。”彻子又叮嘱我。于是，第二年春天，趁这笔钱还没花光，我们俩到美国旅行了一趟。我们原来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也没有拍照片，所以，我们就在洛杉矶一个叫



老街的地方，穿着租来的结婚礼服照了仿古风格的纪念照片。

三年后，先生由于心肌梗塞突然倒下，被急救车送到医院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紧急抢救，但是没有用。临终的时候，他一个劲叫我，医生把一直等在走廊里的我叫进了房间。

一听到医生说“你可以进来一会儿”，我就飞奔着跑到先生的床前，大声地叫着：“孩子他爸，马上就好了，打起精神来！”

我左手握着他的双手，另一只手从管子下面抱着他的身体。

“孩子他妈，我会死吗？”

他像个小孩似的问我，而我从来没有想过先生会离我而去，便大声斥责起他来：“胡说！你怎么会死！”

先生微微地笑了，看着我的脸，轻轻点点头。这成了最后的告别。

贝多芬临终时说的是：“喜剧结束了，该落幕了。”某一个科学家临终的遗言是：“再给我一点光！”而孩子他爸的遗言是多么天真啊。

和孩子他爸生活的这五十三年，我没有后悔。孩子们也说：“爸爸是一个纯洁的、没有卑劣之处的人，是一个让大家都引以为荣的值得尊敬的父亲。”我也不再觉得当初的结婚是抢婚了，近来我真的很感激我的先生，我其实也是被他培养成熟的啊。

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节，彻子送来了花和卡片。卡片上是这么写的：

妈妈：

很遗憾，这么早就迎来了第一个没有爸爸的母亲节，有很多夫妇没有过到金婚就永别了，所以爸爸妈妈还算幸运的。不过，我希望妈妈以后不要那么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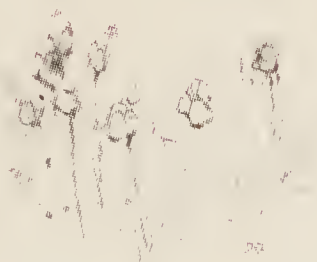
和卡片一起送来的，是大把的紫色康乃馨。

我生日的时候，彻子也送来了卡片和鲜花，卡片上写的是：

爸爸去世以后真是觉得空荡荡的，但是妈妈你有了工作，真是太好了。不管怎样，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这点，妈妈，你真是了不起！爸爸也会高兴地支持你的。只是要注意，不要老解不下大便哦。我一切都好，回头见！

因为我总是爱便秘，所以彻子特意在信里开了个玩笑。

不管怎样，在我七十二岁的时候，居然获得了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机会，这真是神灵赐予的通情达理的安排啊。



## 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却闹出了笑话

有一天，完全没有想到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七十二岁时写的《阿朝来了》成了畅销书。本来，已过了七十岁的我能得到写书的机会，已经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结果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我。幸运来得太多了，简直让我惶恐。

有一天，《朝日新闻》的记者过来采访我。

“请您谈谈您的书成为畅销书的感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很高兴。”我说。

“您怎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啊？”记者穷追不舍。

“啊，”我想了想，很坦率地说，“最高兴的是有钱了。我先生是搞音乐的，孩子也很多，当然很穷了。不过，我也习以为常了，但是现在有这么多钱到手了，我实在高兴

坏了。”

听到我这么说，记者和摄影师对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您的回答很坦率，很好。”

“真的是这样啊。”我强调说。大家都由衷地笑了。

晚上，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说起了今天的采访。听完以后，电话那头不置可否地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了？”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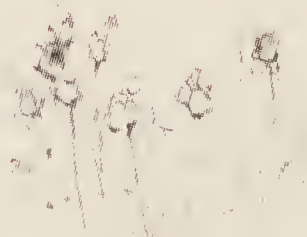
她多少有点不高兴地说：“真是的，说什么钱啊钱的，多俗啊。”

“是吗？是有点不成体统啊。这些社会上的事，我都不懂啊。我才刚开始工作嘛。”

能得到这样的成绩已经很好了，值得庆祝。可是，就算我是这样一个没什么才能的低微之人，神灵居然又给了我更多的惊喜。

NHK第一次告诉我要在早晨的电视剧中使用我的书的时候，我正在丹佛演讲。这个演讲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两个半月，一年一次，因为恰好是七夕的时候，所以有位记者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七夕巡演”。从夏威夷，到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多伦多，一路北上，最后的目的地是丹佛。我在那儿的时候，接到了告诉我这个消息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NHK的电视剧部门总导演，他明快利索地告诉我，想将我的书拍成电视。接到这个电话，我觉得隔在两人之间的太平洋一瞬间消失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拿着话筒的手不知不觉满是汗，额头也出汗了。我快要靠到了话筒上，终于，回答道：“好，就这么办吧。”我好像还说了些别的什么，“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你们。我还有一周就回日本，回去以后咱们再详谈吧。我想跟彻子的事务所也说一声。”

放下电话，在美国的工作似乎也变得愉快起来，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电视剧制作专家了。这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一想到自己的书要改编成电视剧了，各种念头都一股脑地涌到脑海里。突然，我想起十几天前的一件事来。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好朋友东乡真子的丈夫费洛·卡斯洛斯为了欢迎我，开了一个宴会。当时，电影《教父》的音乐制作人弗兰兹·科普拉的父母也出席了。费洛先生和老科普拉先生关系很好，而我以前就很喜欢他的音乐，在宴会上，他自己也说想去一趟日本。

“好，音乐就让老科普拉先生来做吧。”

事不宜迟，从美国打给日本比日本国内电话还便宜，我就赶紧给在日本的真子打了个电话。

“我的书要被 NHK 改编成电视剧了，我想电视剧的音乐就拜托老科普拉先生吧，你转告他一声。还有，我们可能出不了像美国那么高的价钱啊，拜托了！”

好了，音乐的事搞定了，下面就是女主角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制片专家了。不解世情真是可怕啊，我以

为要是自己的书被改编的话，从演员到音乐什么的都是我说了算。

终于，我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回到了日本。傍晚到家的时候，约好的 NHK 的总导演一行六七人已经在会客室等着我了。听完大概的说明以后，我就郑重其事地开口了：

“上个月接到您的电话以后，我已经委托科普拉先生来制作音乐了，而且我还说了，我们付不了那么贵的报酬。”

听完我的话，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好像在说：“这个人究竟在想什么呢？”一时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擅作主张了。

我还以为从脚本到制作都得自己做呢，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连脚本都委托给金子成人先生了……

唉，真是丢人啊。不过，即使到了这个年龄，还有很多刚知道的、要体验的事情。人生真是个舞台，充满了波澜和冒险，让人心跳不已。

我第一次体验的还有很多事，记者见面会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记者见面会是为我举行的，第二次，是决定女主角的时候召开的。

“请问女主角决定以后，您现在的感想是什么？”有记者大声提问。我抬头一看，好家伙，全是一排排的照相机。

“请往这边看！”

“这边！”

摄影师们毫不客气，劈里啪啦照个没完，我一直微笑

着，肌肉都快痉挛了。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

“别照了，我又不是女主角。我可不是什么明星。”说着，我一下子趴到了桌上，大家哄堂大笑。

仔细想想，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老藏着啊，于是，我定定神，坐直了身子，决心好好回答问题。

“请问，您现在心情如何？”记者们还在追问。

“啊，像是天上掉馅饼。”

全场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你希望女主角有什么样的演技啊？”

“这不是我演，应该是女主角演出一个自己的黑柳朝。”

“妈妈的书被改编成电视剧了，作为女儿的彻子是怎么说的呢？”

哎呀，来了，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我总觉得记者的语调里有一种居心不良的味道。

“她会为我高兴的，虽然我们没有专门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们家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是会与妈妈共同分享喜悦和幸福的。”

总的来说，记者会的整个过程气氛很好，令人愉快。会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大笑。主持人最后不得不说：“这样下去没法结束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通过这种体验，我也了解了演员这个职业的辛苦——面对着相机，真像是刀俎上的鱼肉，因此，我也更加体会到女儿的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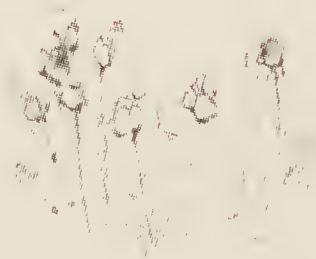
## 妈妈成了红白歌会的评委

写的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对于我，这是一次崭新的体验，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出现了很多失误，但每一次失败都不会是白费劲，我从来不觉得后悔。什么都是新鲜的，让我吃惊的事也接踵而至。

二月雪花飞扬的时候，电视剧终于开始在我的故乡北海道龙川市取外景了，整个市里都像是过节一样热闹起来。大家都高兴地担当群众演员，拍摄结束了还会拿很多好吃的给我们送来。我也是许久没有这么感受到故乡的温暖了。

在前一年的除夕，电视台希望我做红白歌会的评委。说起评委，孩子他爸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做过小提琴竞赛的评委。我觉得很是新奇，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那一天到了。而这一天，主持过好几次红白歌会的彻子，却非常少见地没有工作，要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家团



聚。我当然没有跟她说我要当评委的事。我只跟儿子说了一声：“要是彻子来了，问妈妈哪儿去了，你就告诉她，因为做评委，她到 NHK 去了，但十二点之前就回来了。”

我只叮嘱了这一句，就打算早点出门。傍晚六点的时候，我正等着电视台的车，彻子来电话了：“我正在写明信片，等等我啊，马上就出门。”

“是吗，真是的，好吧，回头见。”我装做没事似的放下电话，然后急急忙忙换衣服，不知为何，我希望她在我走后再来，我就是这么想的。

“嗨，我来了！”就在我正要出门的时候，突然从台阶下传来了彻子的声音。

啊，已经来了！

“怎么，妈妈你要出门？”彻子明显不太乐意。

“啊，出去一会儿。”

“去哪儿啊，今天这个日子？”

“有点没法拒绝的工作。”

她一脸惊讶的表情，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什么工作啊？”

话说到这里，实在没法隐瞒了，我只好说：“明年电视不是要演《阿朝来了》嘛，所以就让我去做红白歌会的评委。现在就去，车马上就来了。”

“你难道要穿裤子吗？”

“但那些晚礼服连衣裙都不适合我，再说虽然是裤子，上面也有一些闪闪发亮的点缀嘛。”

“真是的，你早说啊，我就带几条适合的洋服过来啦。”

“没事的，我就是我呗。”两人就这么站在玄关那儿，大眼瞪小眼。然后，她一脸无奈地说：“不过，红白歌会的时候，大家可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

“我知道。”

“而且，还要向美国和加拿大转播呢。”

我没再搭茬，把满不高兴的彻子丢在玄关那儿，自己坐上了车子，心里想：“我自己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花枝招展，我这样反而更好呢。”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没准备买什么洋服，即使节目尾声可能会和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也不会让我唱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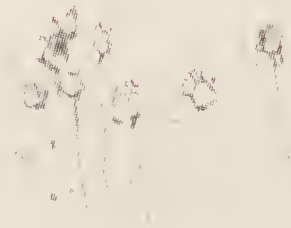
到了会场一看，同为评委的森光子、千代的富士岗、跳芭蕾的森下洋子等等……总共十几个人都已经到了，森光子穿着非常漂亮的和服，真的是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听说我出门以后，彻子对弟弟说：“妈妈呀，什么都不跟我说，真是个保密主义者。”

我虽然没想着要保密，但如果有什么给彻子丢脸的地方，或者她朋友跟她说“彻子，你妈妈上电视了”什么的，我总觉得对不起她，所以最后就什么也没说。

写出这些事，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对母女真是客套，不过我们家的传统就是这样，即使是母女，也要尊重各自的生活。

她去国外或去地方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带一些我喜欢的特产，但如果给我拿过来的时候，看家里的灯都灭了，



她会觉得“把妈妈吵醒不好”，就把礼物挂在门把手上，附上便条就回去了。

我和子女虽然不是那种形影不离的关系，但我们会经常见面，或者打电话聊天。和彻子聊天的时候最多，有时聊得入迷，从晚上十一点一直打到早上四点的时候也不少。

“啊，已经四点啦，都到早上了，赶紧睡觉吧。”

“是啊，晚安。”

“晚安，回头再见。”有人会好奇吧，母女俩一直聊到天亮，都会聊些什么呢？比如看看现在正在上演的影片吧、绘画、音乐、弟弟妹妹的事、孙子们的事，每次都有不同的话题。有时候我们也会谈谈食物，有时会边流泪边听彻子说她看过的电影，虽然都是些无聊的事情，但通过电话聊天，我从彻子那儿学到了很多，开始注意起以前从不感兴趣的东西，真是很感激她。

有一次，我们正在通电话，突然我觉得她好像正在吃什么水果，“你在吃什么吧，是水果吧？”

“答对了！别人给了我一些挺好吃的柿子，刚削完皮你就来电话了，所以我就吃上了。”

“是吗，其实我也在吃糖呢，真是一对好吃的母女啊。”

真的呢，我们两个都大笑起来。别人肯定不会干这样的事吧，我们这一对母女却觉得很幸福。

我最讨厌把孩子训哭了，所以，从彻子小时候开始，我一次也没有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训过孩子。不管多小的事，我们都会一起高兴，一起愤怒；美好的东西我们会

一起欣赏和感激；不管有多少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会分享，一起品尝。现在这样的电话聊天，其实也是这么一种延续，如果有快乐，两个人一起兴奋雀跃；一边听着她说感人的电影，一边和她同样觉得温暖。我和彻子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一定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我总觉得不是我养育了孩子，不是这样，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也被教育。

到了现在，我想，成了孩子们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我了吧，但是我非常讨厌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我总是满面春风，乐此不疲地摆弄我的花儿。

## 十年一结果的桃树

这棵桃树是孙女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从学校拿来的树苗，高一米左右，也就比大人的拇指稍粗一点，很是可爱。现在这个孙女已经大学毕业成了空姐，实习期也已结束，战兢兢地开始上飞机了。十分疼爱这个孙女的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国了。

想一想，这棵桃树到我家，一晃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虽说是“桃栗三年”，桃树是一种不易结果的树木，但从镰仓搬到东京的时候，我们不忍心把它丢在那儿，也就带到东京家里了，把它栽在小小的院子里。就是在镰仓那样空气好的地方，这棵桃树也是没有结果，不过每年都会有美丽的桃花盛开，给我们一些安慰。

爷爷也总是跟孙儿们说：“马上就会有好吃的桃了。”让孙儿们给它施肥，还要跟树儿说：“甜点，再甜点啊。”

精心的照料有了结果，树干渐渐变粗了，不过，先生在世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尝到这棵桃树结的果实。

丈夫去世以后，我每年都会去“七夕巡演”，已经连续去了五年了，演讲的对象是那些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日本人。今年夏天，去了夏威夷、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温哥华、多伦多。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演讲的场所也情趣迥异。

我受一位四十年前相识的牧师的邀请，从西雅图坐直升飞机到了一个叫波特天使的地方。那是个小小的漂亮的城镇，据说以前有一千个天使住在这里。

这次，到教堂来听演讲的人们好像从没见过日本人，所以不可能用日语演讲了，我一下子窘住了。不过，也没有办法，我微笑着登上讲坛，动用我所知道的所有英语开始了演讲：

“初次见面，大家都好吗？我是从日本来的阿朝。”接着，我说了和牧师相识的经过、牧师四十年前家里人的样子，最后说道：“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所以对不起大家了，如果大家懂日语的话，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多好的演讲者了，非常遗憾。”

于是大家“哗”地笑了起来。我也松了口气，好，大家明白了。

“明年我一定会再和大家见面的，我会好好学习英语，也请大家学学日语，等着我再来吧。”

说完，我便走下了讲坛，这才发现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大家再次笑了起来，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英语演讲结束了。

我在西雅图演讲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属于第一代移民美国的日本人的老太太，她对我说：

“黑柳女士，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凭着一张照片就嫁到这儿了，虽然贫穷，但我和丈夫两人努力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人，孩子们小的时候，每天我都给他们唱日本歌、讲日本童话，非常快乐。可是，孩子们上了幼儿园、小学，就渐渐地不会说日语了，唯一能和我说上话的先生也在五年前过世了，现在我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孩子们在家举行聚会的时候也叫我，可是大家都说英语，别人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却不知道什么意思，悲哀极了。”

她最后无限寂寞地拜托我：“黑柳女士，等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在成田机场飞机降落的地方吧，我会和孩子们说的。”

这位老太太在日本已经没有兄弟姐妹了，我回答说：“好的，您的愿望很容易办到，不过，我希望您打起精神，健健康康地回到日本吧！我等着你。”

是啊，就带着她一起回去吧。不不，我不想让她看到现在的日本，就是好不容易回了日本，也会尽是失望吧，就让她陶醉在梦中的很久以前的日本吧。

这两个月的旅行中，我遇到了很多日本女性，由于语言障碍，她们在异国的生活十分孤独寂寞。

我终于结束了旅行，回到了家里，彻子过来看我。她

不知想起什么，突然说：“说起来，我还没和妈妈一起旅行过呢，下次，咱们一起去旅行吧。”

“不用勉强，你和妈妈一起去也不会快乐的，和一个更能让你快乐的人一起去吧，不好意思，妈妈不跟你去了。”

可能惹得彻子不高兴了，她再也没说什么。要是一般的母女，在这时候可能会坦率地表示高兴，会说：“好啊，带我去吧。”不过，我就是觉得女儿平时工作就很忙了，好不容易旅行一趟，却和妈妈一起，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孩子们成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过，说得好听点呢，我是谦虚，说得不好听呢，可能是有点乖僻吧。

在挪威航空公司工作的小儿子曾经有一次得到了免费机票，就邀请我说：“妈妈，和我们一起旅行吧。”“哎呀，不用不用，你们夫妻俩去吧。”我委婉地回绝了。

可我先生就不是这种人，他就是去出差演奏，都一定会说：“孩子他妈，你跟我一起去吧。”他也喜欢人送人接，要是我说：“今天不太行，我去不了。”他就会说：“那我也不去了。”和这样的先生一起生活，自己的意志当然只能放到第二位了，可能也是因为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我总想着，不要在孩子们旅行的时候横插一杠子。

自从我的书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邀请我去演讲的一下子增多了，从北海道到冲绳，日本全国的很多地方我都旅行过了。突然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一点也不慌张，大家对这一点都很惊讶。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吃惊，在音

乐学院学声乐的时候，一上舞台，我心里就怦怦直跳，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爱慌张的人。

不过，现在我就是在福利养老金会堂那样的地方，站在两千五百人的面前演讲，也很自然从容。并不是我非常自信，而是因为说话这件事本身很符合我的个性。不不，也许倒是因为上了年纪，脸皮厚了吧。不过，七八岁的时候，附近山田牧场的叔叔就经常说我：“阿朝，以后长大了当律师吧。”我想那时候我可能就很爱讲道理，话很多吧。

从“七夕巡演”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院子里。本来想这么多天没有主人的照料，院子一定都荒凉了吧，结果，来到后院一看，我惊呆了，“哇”地大叫起来。

是那棵树，那么多大大的红色桃子，有上百个，沉甸甸的，快把树枝都压折了，而且都是很好的桃子，要到水果店买的话，一个恐怕要五百元以上呢。吃惊之余，我在树下坐了很长时间。

这棵树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积攒了十多年的营养，始终都没有忘记要结出果实来。它不仅每年为我们开出绚烂的花朵，而且终于结出了果实。为它如此的坚韧，我流下了眼泪。我给每个孩子都打了电话，我们全家为此专门聚在一起，我摘下最好的果实，供奉在先生的遗像前。

这棵桃树教给我的道理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人生都没有止境。

## 故乡龙川成了波斯菊的世界

由于书被改编成电视剧，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龙川。自古以来，我的故乡龙川就是以农业和奶酪业为主的都市。自从电视剧开始取外景以来，整个城市变得像节日一样热闹。想想也是啊，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演员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城市”，节日也不过如此啊。

很久以前，我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一起度过少女时代的“门山医院”被复原了。“哎呀，真让人怀念啊，就像时光倒流一样。”邻居老人这样感叹，我也频频点头。

在市里，有很多记得我父母的人们，他们看到左藤庆扮演的我父亲，都由衷地佩服说：“哎呀，真的跟老先生像极了！”

我父亲比那个时代的一般人个子高，总是西装笔挺。他穿着长马靴、骑着马去出诊的样子真是威风凛凛，像幅



画一样。

拍外景的时候，龙川市的很多人都来给我们做群众演员，看到他们真心地要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觉得无比高兴。在剧中，有要使用到马的场面，我们邀请马和它的主人为我们友情出演。这么寒冷的天，等了那么长时间，他们却一点厌倦的表情都没有，马和主人都齐心协力地帮忙。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更加感动了。

“原来，我就是在这么善良的人们中间长大的啊。”

正好是寒冬季节，北海道的冬天严酷逼人，但我们的城市里却温暖得像是春天。

故乡人做出来的饭团子和甜酒真是美味啊！

回到东京以后，我和彻子一边大谈故乡的话题，一边嚼着香甜的点心。

“虽说故乡是要远远地思念的，不过最好还是回去一趟，在其中亲身感受啊。”我说。

“真好啊，妈妈有这样能亲身感受到温暖的故乡。我嘛，在东京的什么地方能有故乡的感觉呢？”彻子说。

“妈妈的故乡也是孩子们的故乡嘛。”

左藤庆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上面写着：“虽然我去过很多地方拍外景，可是却从来没有体会过阿朝女士故乡人的这种温暖。”

我不愿一个人独享这种喜悦，便把左藤先生的意思也转达给了龙川的市长先生，以及很关照摄制组的三浦华园酒店的社长先生。对自己的故乡，我充满了骄傲。

虽然人和人之间的爱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但只要相互信任，相互充满感激，爱是一定存在的。我由衷地感谢将我再次带回故乡的神灵，它让我懂得爱是多么伟大。

不过，摄制组走后，龙川虽然还会有余韵残留，但很快就会恢复为一个被大雪封闭的安静小城吧。我一边反复回想着故乡的景色，一边琢磨着：好容易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了龙川这个地方，又要让它在大家记忆中慢慢消失吗？

“是啊，可不能让这个机会‘春梦了无痕’啊。”我暗暗下定了决心。那么，怎么做才好呢？

对了，要是在故乡的每个角落都栽上波斯菊……

一个设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波斯菊绽放的故乡，我光是想想就激动不已。波斯菊的种子也不贵，而且我也听说过，在什么地方还有波斯菊花园呢。把种子分给大家，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妈妈们，给每个人一个装花种的小袋子，让大家在每个角落都种上波斯菊。要是再得到志愿者的帮忙，在高尔夫球场和河边也栽上……

“龙川，花的街道”，这样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盘旋，想法源源不断，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我心里想的只有这件事。刚开始还只是一个梦想，可是渐渐地就想怎么能实现，不，是无论如何也得实现，我感到了这种责任。

碰巧龙川市邀我去演讲，刚开始还只是一些闲谈式的话，可是，说着说着，我一下子脱口而出：“把咱们的龙川变成波斯菊之城吧，咱们想办法实现吧！”

令人高兴的是，大家都响应我的提议。第二年秋天，

每家之间的小道、偏僻的小胡同，都开始有温柔的波斯菊绽放了。再过一年，景色就更加壮观了。

一九八九年，龙川举行了首届“波斯菊节”，有几万人从全国各地赶去参加。白色和红色的波斯菊在秋风中绽放，还有很多特色小吃，吃完年糕还有年糕小豆汤，附近的农家拿来的蔬菜、奇形怪状的巨大南瓜都很快销售一空。还有令人怀念的棉花糖、金鱼捞子，孩子们高兴地吹着带风船的笛子，笛声悠扬，令人愉快。街上人头攒动，一天就这样梦幻般地过去了。

这个时节总是阴雨连绵，以前，河堤还经常坍塌，造成水灾，让大家叫苦不迭。不过，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老天爷似乎忘记下雨这回事了。我还很得意呢，“是因为大名鼎鼎的阿朝来了嘛，我是‘晴女’啊。”

不过，雨终于开始下了。到大家回家的时候，雨滴才开始善解人意地落下来，到晚上的时候，真正开始下雨了。从第二天起，就是倾盆大雨了。我看着窗外哗哗的大雨，“要是昨天下雨，那大家准备整整一年的节日不就……”一想到这儿，我很是后怕。

“不要下雨、不要下雨。”这是整个龙川市人的祈愿，老天爷一定是听到了。

就在不久前，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在“全国故乡风情展”上，北海道有两座城市的花卉入选，一个是旭川的德国鸢尾花，另一个就是龙川的波斯菊。

看到美丽的波斯菊街道诞生在面前，我非常高兴。我

决定把我几十年来收集的欧洲古董捐给龙川市，听说他们把它命名为“阿朝珍藏”，摆在由市迎宾馆改造成的建筑里，有很多人来参观。说是古董，其实都是我喜欢的“新艺术派”风格的东西，并不是那些为了升值而收集的漂亮华丽的东西。它们都是我在外国的古董店里发现的，一看到，我就非常想纳入囊中。每一件都有一段深深的回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我写了下面这段简单的话语，和古董一起交给了龙川市。

有一对乌鸦母女

老乌鸦喜欢收集闪闪发亮的东西

玻璃碎片铁皮弹子

好多好多

小乌鸦喜欢收集高尔夫球

到处找来好多好多

阿朝也在收集

贝壳玻璃珠的小包

古老的美丽的东西

好多好多年过去

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成了老婆婆

彻子笑着听完这些，也慷慨地说：“妈妈，那把我的



收藏品也捐到那儿吧。”

她的收藏品可都是些全世界的好东西。和我只选“新艺术派”东西不同，她视野更宽，审美水准也很高。

“要是这样，名字就得改为‘阿朝和小豆豆的珍藏’了！”

如果这个梦想真能实现，那该多好啊。

## 选择一个人生活的我

先生突然因为心肌梗塞逝世以后，一直是两个人生活的家，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寒气逼人。想一想，在七十二岁以前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有一个人生活过。对于这种骤然袭来的孤独，我忐忑不安，甚至痛彻心扉。

先生在的时候，无论去哪里，我们都是在一起。朋友们有时背地里说：“她呀，一会儿她先生就会来接她回去的。”

我走到院子里，看到先生精心培育的树和花，搬到镰仓的那些日子就鲜明地浮现在眼前。搬来这里之前，我考虑再三，给朋友们写了这样一封信：

大家都好吗？我们决定给四十年的东京生活打上休止符，像以前一样，我们两个人要搬到镰仓去了。

期待着孩子们有时来玩，我们打算健康、安静地度过余生。

孩子们会约好时间，选个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一年两次左右来家里团聚。不过，这样安静的日子只持续到先生去世。孩子他爸的三周年忌过去后，彻子也老劝我：“妈妈，到东京来吧。”

我也下定了决心，要卖掉这儿的房子，回到充满活力的东京去。

和刚从女校毕业、第一次到东京相比，这次搬家、卖房子简直是小儿科。孩子们都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我仍然选择了借一处小小的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

很幸运，即使是一个人，我也有《阿朝来了》的写作和演讲工作。虽然稍微有点寂寞，但“总归有办法吧”，我还是这样的老脾气，也许在别人看来有点自以为是吧。我知道孩子们是衷心希望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如果一个老太太突然跑过去说：“对不起，我是你们的妈妈，所以你们得照顾我。”孩子们肯定会觉得难办的。我只是不希望这样而已。虽然彻子是独身，让她照顾我倒是个理想的选择，但是，她即使说了，我也会拒绝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和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孩子，我们都很注意不要干扰对方的生活，而且希望以后也能这样。

我也不断鼓励自己要拿出勇气，一个人计划好未来的生活，当然，也有过一个人寂寞流泪的时候，有过心酸地

感叹“女人命苦，没有安身之处”的时候。

最近，在我家帮了三十多年忙的阿峰也因为家里有事回去了半年，这下子，一向自认为坚强的我也认输了。晚上睡得好好的，一想到家里就我一个人了，就会一下子惊醒，只好拿本书一直读到天亮，然后就像公园里的熊似的在家里打转，当然也没劲做饭吃饭了。一周以后，我突然觉得一条腿软绵绵的，一下子就瘫坐在地板上。

是营养不良。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足的时代还会营养不良，会让人笑掉大牙吧。我深切地感受到，过分的孤独和空虚会连人吃饭的力气都夺走的。这个时候，我出生以来也第一次感受到金钱给人的束缚，那几天我仓皇出逃，跑到一家常去的旅馆住了三天。

这么丢人的事我当然不会告诉孩子们。不过有一次，和彻子事务所的女孩聊天的时候，我跟她抱怨过还不如搬到公寓呢。听说彻子听到这话非常吃惊，还说：“真的吗？妈妈一个人住会害怕啊，我完全没有想到过。妈妈是那么坚强的人啊，我真不能相信。”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这么敏感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个人的生活，还意识不到自己的脆弱呢，如果就这样离开人世，岂不遗憾。

“活得越长，了解的越多，这就是长寿的功德。”

想到这里，我又打起了精神。

现在，在东京家里巴掌大的院子里，四季都有鲜花争奇斗艳。我觉得一个人欣赏太可惜了，便会毫不犹豫地打



电话邀请彻子过来。

看着花儿，两人高兴极了，会由衷地感叹一番：“真漂亮啊！”

赏完花，意犹未尽，我一定会说：“吃点什么吧，豆馅饼？”

“这么晚了，还吃那个，相当于从六本木到滨松街走一个来回的热量呢。算了，算了。”

两人便就此作罢。

“我最近刚听说一件事哎，你走路的时候，是指尖先着地，还是脚后跟先着地啊？”我问。

“我没想过这种事哦。”彻子说着，就地走起来。

“你看你看，你是脚后跟先着地呀。我就不一样，我是先用踏不到土的前脚掌着地，这肯定是以以前穿和服走小步养成的习惯。”

这个话题，两人讨论了近半小时，说这个说那个，笑作一团。

“你长得这么结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走路姿势的问题。”我说。

“可是，我从小开始，不知不觉一直都是这么走的啊。”彻子回答。

然后，我们又开始讨论体操，她问我每天是不是都做体操，我回答：“有时候做。”

“有时候可不行，睡觉之前一定要做，我是再累也做的。”彻子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扶到桌上，扭动着腰部，我

便也跟着她学，反正什么样别人也看不见。做完十个动作，我们又做了十个俯卧撑。我一边格格地笑着一边做，结果还被彻子批评了一顿：“这么笑可没有效果。得认真做。”

体操活动以后，我们又东拉西扯了一个半小时，话题又回到了健康问题。

“你啊，有必要好好练习一下在地板上端坐，一天半个小时也罢，一个小时也好，每天都做这个很重要哦。”我说。

“嗯。”她说，试着坐了坐。“疼！疼！”她一边摸着腿的筋肉一边说，“现在我没有那种榻榻米的房间，没这么好好坐过了。不过，我练书法的时候，有时会坐一坐。”

“有时可不行，就是坐在床上，如果是软的床垫，也不行的。还是得坐在地板上。”

“不过，把这些运动都做完，还要洗澡，睡觉之前要花费很长时间啊。”

我们俩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手扶着腰，前后晃动着身体，做着各种动作。

“哎呀，累死了，心怦怦跳，像是心脏不好。”

于是，两人开始喝水、吃草莓。终于结束了，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住这儿吗？”

“明天得早起，不行，我得回去。”

“那你就回去吧，小心点啊。”

“好，再见。”

于是，赏花到此结束。

先生过世已经七年了，我面对着他的遗像，恳求道：“我勤勤恳恳地侍奉了你五十三年了，这以后的人生就请给我自己吧，可不要那么急着来找我啊。”这种恳求是有点自私吧，可是我自己觉得“未亡人”就是有“未来”和“希望”的人，剩下的人生，我要自由自在地翱翔了。

有健康，只要再加上一点智慧和勇气，一个女人无论怎样都能生活下去。我感谢神明，因为没有什么遗产，反而能让我靠着一种穷途末路的勇气努力生活。

彻子也对我说过：“妈妈，你作为女人，真是幸福啊，丈夫一生只爱你一个人，孩子们也这么孝顺。”

是的是的，一点不错。虽然我觉得这八十年真是大风大浪，但是我终于平安地一路走过来了。



#### 第四章 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



## 赶庙会的回忆

彻子三四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千束，附近的洗足池和大冈山经常有庙会。从镇上的家族守护神到天神，还有农田守护神，几乎每周都有祭祀节日。天一擦黑，那些露天小店就支起来了，不光是孩子，就是大人也很期待这些日子的到来。

“走吧！”我们借着带孩子玩，拿着一些零钱，牵着彻子的小手，在那条窄窄的小路上来回转啊转啊，碰巧了还会淘到便宜的好古董、喜欢的盆栽。

孩子感兴趣的是棉花糖、金鱼捞，还有大婶放在报纸折成的三角形纸袋里的茶色豆，其实那是放在什锦甜凉粉里的豌豆，这种豆子是放在大的铁丝笼里煮的，咸味都渗进去了，非常好吃。炒豆子的香味还会悠悠地飘过小路，钻到家里来。这时候，我也坐立不安，怎么也没法安心做家务了。

镇上的祭祀一年四季都有，不过最有情趣的是夏天。孩子们穿着单和服，系着可爱的腰带，女孩子们穿着漆木屐，别有一番风情。大人们也穿着单和服，在腰结处插着团扇，有蚊子了，或者走热了，就会吧嗒吧嗒地摇着扇子。

有一次，庙会上出现了一个不常见的小店，凉席上摆着五六个箱子，往里一看，原来是一群可爱的小鸡“叽叽”地叫着，挺忙活似的走来走去。摊主大叔的手里也有三只，歪着脑袋好奇地盯着我们看。

这么可爱的东西，彻子是不会错过的。

“哎呀，看啊！”

她手指着小鸡，蹲在那里再也不肯走了。平时彻子是很少缠着大人要什么东西的，这是第一次。

我小时候也缠着我的妈妈买过五只小鸡，可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一只只都死了，那时候真是悲伤极了。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打算满足彻子的愿望。

不过，我非常明白彻子的心情，如果有人买了这些小鸡，它们就能从这个窄笼子里出去了。彻子默默地把手伸到箱子里，轻轻触摸着小鸡们，小鸡一点也没害怕，似乎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明知道很残酷，我还是拖着着了迷的彻子的手，把她拉到一个听不见卖鸡大叔吆喝的地方，拼命跟她解释着在家养小鸡的难处。可是无论怎么说，这些话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难理解的。结果那天彻子哭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我跟住在我家后面的中村家的老奶奶说起这事，正好她家的鸡正在抱窝，于是她说回去以后给我们送三只来。说实在的，听到这话，我也松了口气。虽然彻子哭过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小鸡的事，但我非常明白那些小生物在她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一会儿，中村奶奶就给我们送来了小鸡。虽然小鸡的颜色不是在庙会上看到的黄色，但也是小小的，毛茸茸的像个小球。把它们从箱子里放出来，它们就叽叽地叫着，跟在彻子后面一摇一摆地走起来，好像已经认定了彻子就是它们的主人或者妈妈。

“朝子夫人，这是亲生的鸡妈妈抱的窝，所以不会半途死去的，长大了还能下蛋呢。”中村奶奶跟我说着，笑了起来。

彻子每天给它们喂食，小鸡一天天地越来越可爱，彻子也对它们非常着迷，好像已经把庙会那天的事都给忘了。可是，过了三四个月，小鸡都长大了，无论怎么看也谈不上可爱了。它们一显出鸡的派头来，彻子也烦了，再也不跟它们一起玩了。

“真让人头疼啊。”看到这幅情景，我和时常来串门的中村奶奶不禁相视而笑了。可是，我很快就笑不起来了，鸡在屋里毫无顾忌地到处拉屎，弄得家里一塌糊涂，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让中村奶奶又给抱回去了。

从这以后，在庙会上再看到黄色的小鸡仔，彻子虽然还会蹲着看半天，但再也不说要买了。



庙会上的动物可是不少，不仅有小鸡，还有红眼睛大耳朵的兔子、结实的繁殖力旺盛的仓鼠。彻子真的很喜欢这些动物。小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些，虽然父母想到照料动物的种种麻烦，往往会干涉孩子们的爱好，但是我觉得，弱小的孩子们能去爱怜那些比自己更小的生物，这是多么了不起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发生在那时候。一周以后，孩子他爸正好休息，所以决定带着彻子去动物园玩。

于是，我早早地就开始在脑海里盘算彻子穿的衣服了——可爱的毛衣配上裤子。

“对了对了，还有帽子，可爱的小女孩怎么能没有帽子呢！”我开始动手了，拿着饰边在彻子可爱的小脑袋上比画来比画去，“好好，不错不错。”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开始织帽子，结果到毛衣和帽子都织出来的时候，我家厨房已经堆满了脏盘子和锅碗。

这一天终于到了。早晨，我向彻子宣告了这个秘密：“今天大家去动物园吧。”因为跟小孩子说明天后天，他们也没法弄明白，所以我家有什么事总是当天发布。

大家高高兴兴地出了家门，我们特意选了一条没车的别墅街，虽然绕了远路，但能看到周围的漂亮房子，还有院子里的网球场，简直像漫步在梦境里。彻子走在我们中间，拉着我们的手，还唱着儿歌：“秋千啊，秋千！”帽子的花边也跟着她一起跳跃着。

“妈妈，花好漂亮啊。”彻子看到别人家院子里栽的花，

不知不觉就想钻进去细看一番，后来，玄关喷水池边嬉戏的蝴蝶又把她吸引住了，站在那儿盯了好大一会儿。“是啊，好漂亮啊。”我也浑身充满着这种暖洋洋的幸福感。

她又快步跑到路边的蒲公英旁边，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要是相机就好了。”我觉得很遗憾。

突然，孩子他爸开始发火了：“这么到处乱跑，要走到什么时候！再快点就不行了！”也许他这话是冲着管教不严的我说的。“我不带你去了，一个人回家吧！”

听到爸爸这么说，彻子仍然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好！”她可爱地答应着，便向右转，往家的方向走了。

这么愉快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啊。刚才的高兴一下子烟消云散。孩子他爸只想着快点到动物园，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彻子会很高兴，他只想到了这点。

“你跟小孩子说的是什么啊，不去啦？”

“不快点赶到车站就不行了。”

“可是，也不用跟什么人抢，再说，小孩多走点路，腿脚也会结实。大家刚才还那么高兴，到处看看，不也很好吗？”

这时，彻子已经走回去五十多米了，她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只觉得回家是理所当然的，我怎么跟她解释“这只是玩笑，玩笑”呢？不知不觉，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为了今天，我还特意给她织了毛衣和帽子呢。”一想到这儿，我终于还是牵着她的手，默默地带她回到了还在怒目而视的孩子他爸身边。彻子一边跟着我们往目蒲线的

洗足站方向走，一边纳闷地看着突然变得不高兴的爸爸妈妈，但她什么也没说。

到了动物园，孩子他爸已经把刚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满头大汗地把彻子扛在肩膀上，不断嚷着“真可爱”、“狮子真吓人啊”，一个人高兴得不得了。

对这样性情不定的爸爸说的一句不当真的话，彻子也毫不怀疑，说什么就是什么，连我都无法相信，原来我的女儿是这么一个率直的心肠温柔的孩子。

觉得差不多能做，结果犯了大错！

“我回来了！”

“啊，彻子，回来啦，”我瞄了一下钟，已经晚上九点了，“今天有点晚啊。”

“嗯，让我做点事……”

可能是我多心吧，我觉得她好像在担心什么。一听见“让我做点事”，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不过我还是先问：“喝什么茶啊，柠檬茶怎么样？今天还有点心呢。”然后，才装做不经意地问：“让你做什么啊？”

“后天有位拉大提琴的，叫什么费亚曼的著名音乐家要来，说让我在成田机场给他献花。”

哦，原来又在担心那天要穿的长袖和服啊。

“没关系，明天我再找辉子借上次的和服。”辉子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声乐家，由于工作关系，她有很多长袖和服，



仗着关系不错，每次有这种事，我都会去找她借。

“好啊，那就借一套吧。”彻子如释重负的样子。可能是松了一口气吧，她才意识到要吃点心，伸向点心的手一下停住了，“想吃点水果。”就是在我们家人中，她转换心情之快也是数得上的。

可是，问题是长袖和服。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没怎么穿过和服，所以，女儿到了年龄，我也一直没有给她置办过一件和服。可是，有大人物到羽田机场啦，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啦，彻子还经常被派去献花。总借别人的总是不太好，住在自由之丘的时候，我看到租衣店的广告，还进去看了看，发现那些和服的衣角都脏成黑的了，根本没法穿，不管多便宜也没法要，所以我很快就出来了。后来有一阵子，我总是向辉子借，不过也不能老借别人的啊。

有一天，我在自由之丘的和服店发现了一件漂亮的和服。在厚地的红色绉绸上有着漂亮的刺绣，从袖口到肩膀到裙脚，整整一面，简直像公主穿的一样，美得让人着迷。

“多高贵漂亮的和服啊，不过恐怕会很贵，我家买不起吧。”

我这么想着，还是鼓起勇气，掀起门帘进去，问了问价格。

“啊，没那么贵啊，也能买得起呀。是有点勉强，不过这是买给可爱女儿的第一件和服啊。买吧！”

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喜悦，对店员说：“好的，我要了。不是马上要穿的，所以再给加上里衬吧。对了，裙摆要那

种朱红色。”我跟店员说了这些要求之后，让他们在两周后把成品送到家里。

一回到家，我真想马上告诉他们“有大新闻”，但还是按捺住了。一直等到和服送来的那天，我始终保守着秘密。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担心，按说，孩子他爸看到盛装的女儿不会不高兴吧，应该不会生气吧……

送来的和服用一种特制的日本纸包着，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透明塑料窗口，即使不打开包装也能知道和服的花色。纸上还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黑柳”的字样。这种奢华，让从来没有一件和服的我就像自己得到和服一样高兴极了。家里没有那种和式衣橱，我就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悄悄放到了家里衣橱的最上一格，然后低下头关上了橱门。

想到会让彻子大吃一惊，那种快乐和喜悦让我整个晚上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我不断地瞅着钟，心里盼着彻子能快点回来。

那段时间彻子工作很忙，回来很晚。这个孩子很认真，从来没有因为和朋友聊天或者和男孩子出去玩而回来晚过，她都是工作一完，就一溜烟地往家跑。

快十点的时候，彻子终于回来了，吃完饭，喝完茶，照旧聊完一天的琐事，这时先生已经到二楼休息了。我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做出小声一点的手势，两人踮着脚尖到了二楼。

在先生睡觉的隔壁屋子里，我像小偷一样悄悄打开衣橱，注意不让包和服的日本纸发出声音，将东西拿了下来。



“知道是什么吗？”我只动了动嘴唇，问彻子。

“嗯。”她也只是深深地点了下头。我静静地解开日本纸的纽带，把覆盖的纸打开。

“哇——”她像丘比特一样十指都张开了，用全身的动作表示着自己的惊喜。

看到她这样，我也一下子忘了孩子他爸还在隔壁屋里睡觉，大声说：“怎么样，像公主穿的和服吧。”

这时，隔壁的门一下子打开了，“什么公主的和服，正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又被吵醒了！”抬头一看，孩子他爸张牙舞爪地堵在门口。

我马上用眼睛示意彻子赶紧下楼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就是我的工作了。

“很漂亮吧，那就别训我们了。”我一个劲地哄着孩子他爸。可他的老脾气又发作了，对我推推搡搡：“那你再让我好好睡觉啊。”

唉，好不容易到了幸福的顶点了，又被推下了万丈深渊。我似乎看到彻子躲在自己屋里哭泣的样子——想到妈妈因为给自己买了和服而挨训。其实并不是这样，孩子他爸只是因为被吵醒了而发火。不过，这样的事是不能告诉孩子的。

关于这件和服，还有后话。

除了和服以外，配套的衬衣、衣带、鞋子，我都买了，一应俱全。如果再有献花这样的事，就不用发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盼着献花的日子了。有时两人看着看着

和服，就忍不住去碰一碰，说是碰，其实简直是温柔的抚摸。“这样可不行，没穿就弄脏了，以后别碰了。”每次两个人都要这么发誓。

终于，在日比谷会堂有一场著名演奏家的音乐会，要让彻子献花。我想，可能因为她曾经在 NHK 进修过，年纪又轻，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才会让她去吧。

那天，彻子笑嘻嘻地回来了：“妈妈，那个，那个。”

“那个是哪个啊，我可不明白。”

“和服，和服啊。”

做梦都在盼的这天终于到了。

那天，我把妇女杂志上女演员穿和服的图片摆在面前，两人仔细观察了一番，就开始照葫芦画瓢，终于穿好了。她又穿上草履，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很合适，很合适。”我自己也很得意，第一次给别人穿和服，就能穿得这么合体。

“这真像是神明让我买的呢，又高级又这么便宜。”

“那天咱俩第一次看的时候，爸爸嫌吵，大发雷霆，妈妈你很难过吧。”

两人一想到那晚的情景，不由得眼睛都湿润了。

“今天就打车去吧。”

穿得这么漂亮，当然不能坐电车，彻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走了。这种事，是有女儿的妈妈才能体味到的，这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候。

她急急忙忙赶到日比谷会堂的时候，时间还早，便去



买点东西吃，她跑到小卖部，要了一份盒装三明治，还在找有什么别的好吃的。这时，她发现小卖部的大婶和另外一个售货员看着她，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她正纳闷呢，大婶问她：“你的和服是左襟在上，你是故意这么穿的吗？”

“这样不行吗？妈妈也是第一次给我穿和服，我不太懂。”

“那可糟了，”大婶说，接着又问她，“你是来听演奏会的吗？”

“不是的，是结束以后，让我献花。”

那就更糟了，于是，大婶把彻子领到了舞台后面的榻榻米屋子里。

“大婶和我急急忙忙跑到屋子里，把带子什么的都解开了，帮我重新穿了一遍。外面音乐会已经开始了，都能听见音乐声了，我都快晕了，直想哭。”

我只是听着，默不作声。

是啊，对着镜子穿和实际用眼睛看到的是相反的呀，我连这点也没有注意到……

“对不起，要是小卖部的大婶没有发现，今天就会出丑了。妈妈真是不称职啊。”

彻子倒是反过来安慰我：“没事的。”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刚开始就不要去做。可我却总坚信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总会做出来的。

那天早上，我自己深刻反省了一下，有女儿的母亲的

幸福，并不是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人们都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知识，而我对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有用的常识却一点也不了解，我下定决心，对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以后绝对不插手。

我的女儿是那种非常认真、什么事都要做好的性格，而我，总是一种“差不多就可以”的心态，就算不知道，也凭着一股冲劲去做。我和女儿就像鸢和鹰一样，看着相似，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



又不是妈妈你出场！

有一次，电视台邀请孩子他爸上一个节目，演奏莫扎特的小品。很偶然，这正好是彻子主持的节目。

“这可难办了，我怎么说啊，‘这是我的爸爸’，听上去像是我特意让爸爸来的，要不不说‘这是黑柳守纲先生，以前是 N 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也太装腔作势了啊。”

彻子一直冲我抱怨。可是，孩子他爸可是那种除了音乐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人，因为要上电视，所以一直在拼命练习。

终于到了那一天，因为并不是那种需要穿燕尾服的正式场合，我就给孩子他爸挑了一件比较潇洒的西服换上了。这些衣着打扮方面的事，向来都是我的工作。

进了 NHK 的会客室，孩子他爸也依然在专注地进行活动手指的练习。这时，彻子作为主持人过来商量有关事情。

“爸爸，我问什么，你好好回答就行。”“嗯，嗯。”孩子他爸还在集中精力弹奏，连头都没抬，只看着乐谱。

“介绍的方式嘛，好吧，我自己说就行了。你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谁啊？”孩子他爸没有立刻回答。

“莫扎特，你爸他喜欢莫扎特。”我说。“嗯，嗯。”孩子他爸漫不经心地附和着。

突然，彻子大声对我说：“我不是问妈妈，又不是妈妈你出场！”

我也一下子回过神来，道歉说：“对，对。对不起。”

我忘了这是正式录制前非常紧张的时刻了，还跟平时一样，又代替先生说话了。孩子他爸总是什么话都愿意让我替他说，所以，到这种关键时刻也成这样了。

看着并肩走向摄影机镜头的父女俩的背影，我当然不可能跟出去，一个人在会客室里，想想刚才的场景，越想越觉得好笑，自己偷偷地笑了很长时间。

擅下断定，擅作主张，好像是我的专利。住在镰仓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在我家附近，住着著名的爵士乐指挥家纸恭介先生，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问一声“小黑先生在家吗”，便顺着院子走了进来。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你也加入扶轮社吧，现在会员里几乎没什么搞音乐的，我也没有人说话，真是头疼。”

孩子他爸依旧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含糊其辞地答应着：“哦。”



“一个月多少钱？”一旁的我忍不住了，接着话茬问道。

“一个月大概九万元吧。”

我一听九万元，马上来了劲：“孩子他爸，快加入吧，一大笔钱哪，帮大忙啦。”

也不知道孩子他爸明不明白帮什么大忙，就说：“嗯，好吧，你要这么想，那就加入吧。”

“纸先生，那就拜托了，你去的时候就叫上我家这位吧，他很怕一个人去那种地方。”

话说到这儿，只见纸先生低着头，一副难办的样子。不过，他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夫人，这可不好办，不是拿到九万，是自己要出九万。”

“啊？”我一时没话说了，“这样的呀，那可不行，我家孩子又多，和您家可不一样啊。”我一边摆手，一边道歉：“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这些社会上的事。而且，别人上我家，都是有一些工作的事拜托孩子他爸，都是些赚钱的活，所以……”

于是，这个话题以大家的大笑告终。不过，纸先生可能觉得过意不去，早早地就告辞回家了。

大约一周以后，我在路上偶然遇到了纸先生的太太，她以前是宝冢剧团的演员，平时也总是仪态万方，我轻轻拍拍她的后背：“对我这个毫无常识的人，纸先生吓了一大跳吧？”她爽朗地笑了：“他说小黑先生的夫人真是个天真烂漫的人，还一直笑呢。”

彻子非常了解我这种经常干蠢事的性格，所以，我要

去全国巡回演讲的时候，她总是非常担心：“妈妈，你真的没事吗？”

就在最近，有一次她问我：“妈妈，你演讲的时候都讲什么啊？”

“哦，我要讲教会和信仰方面的话题时，就会说一些‘全世界教堂的窗户都向大家敞开，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之类的。”

她一听就皱起了眉头：“不是窗户，是教堂的大门‘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吧。从窗户进的不是小偷吗？”

是啊，不过，我可能是在她面前随口一说，在大家面前好像说的是门吧。但是我没提这些，只是哈哈地笑起来：“是啊，哈哈。”结果又被彻子责备了一顿：“真是傻瓜呀。”

刚从美国巡回演讲回来的时候，我跟她说起洛杉矶的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名叫威尼斯的海岸边上。

“你去威尼斯啦？”

“是啊，面向大海有一个广场，有好多表演的，光是走走看看就让人愉快。还有这个猎帽风格的巴拿马帽子，也是在那儿买的。海边还有好多便宜的好东西卖呢。”

“都跑到意大利去啦？”

“不是意大利，是洛杉矶的一个叫威尼斯的地方。”

“啊，旧金山也有威尼斯海岸啊？”

像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在我家经常听到。

从去年的年末到今年的五月，这半年时间我是在旧金



山的新家度过的。回到日本，我终于轻松下来。有一天早上，大沼喜代子给我打电话，她平时就像女儿一样帮助我，给我温暖的友情。

“朝子妈妈，好久没吃日本寿司了吧，一起去吧。”

其实，那时我正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呢，她真是恰到好处地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不愧是好朋友啊。我们决定去一个酒店的寿司店，也约好了时间。在那个酒店门口有高岛屋，里面商品品种丰富，鱼和水果也很新鲜，是我很喜欢的有超市风味的店铺。就是光看看也让人赏心悦目。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那儿，刷刷地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去交款台，拿出别人给我的购物券准备结账。

“对不起，这个券在这儿不能用。”收款员郑重地告诉我。

“啊，为什么？”

“这是三越百货店的购物券。”

“呀，真的。写着三越呢，送券给我的朋友以前总是给我高岛屋的购物券，所以我一点也没注意到。”

幸亏我带了现金，好歹付了款，要是没带，那岂不丢死人了。再一看手头买的这些东西，要是知道要用钱买，很多我根本不会要。

“唉！”我一边懊恼，一边觉得好像有谁跟我做过同样的傻事，再想一想，哦，是彻子。在她那本《丢三落四的小豆豆》里写过这样的事，几乎一模一样。

那天下午，我一边和喜代子吃寿司，一边长吁短叹地嘟囔着：“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 总觉得相亲很可悲

女儿到了年纪，总有人问：“怎么还不给女儿找个婆家啊。”

“哎呀，真是的，结婚也是父母包办的吗？”

“说是这么说，不过，女儿到了年龄，父母就应该加劲努力，多方拜托，让女儿也有这个心意。老是像你这个样子，女儿还不得总是一个人啊。这是父母的责任。”有热心的人这么发自肺腑地劝我。我自己想也没想过这些事，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被催促着出了嫁，所以我觉得很悲哀，难道女儿有一天也要像我一样，就像抢婚似的被抢去当某个人的妻子吗？

我非常不喜欢“父母包办”这样的字眼，也从来没想到用父母的权限去逼着一个也有独立人格的人去做什么，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行。不过我有时也想，对于结婚这

种大事，自己不能这样没有责任感，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先问了问女儿的意见。可能是因为到年纪了吧，她也不是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

“是啊，也许人生都得有婚姻吧，那有没有人能够保证，只要结了婚，就能得到无上的幸福呢？”女儿一副发愁的模样。

“是啊，可没有这样的保证啊。”

要是一般的母亲，大概会说，这要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却说了些“结婚是人生的坟墓啊”，“结婚可不能你试一试，觉得不行就不干了”之类的话。还说：“双方都无法忍受对方，又有很多孩子，两个人净吵架，这样孩子也很可怜啊。”最后，彻子说：“虽然妈妈说的都是悲观的话，不过反正还有时间，我也不用着急。”每次我们总是达成这样的结论。

我和一个朋友一说，这位贤妻良母把我教育了一番：“所以才不行啊，当妈妈的这么说，孩子多大了也不想结婚啊。”

从彻子二十二岁开始一直到三十岁，情况一直就是这样。

这期间，也有非常热心的人过来提亲，非常仔细地把对方的几代家世、现在的社会地位、工资多少，还有比内行拍得还好的照片都拿来了。因为不是我们主动委托的，这边根本没有提供照片。不过，看到介绍人这么热心，我们也被打动了，觉得也许见一见面也不是坏事。彻子还开

玩笑地说：

“这次也许要嫁出去啦！”

双方见了三四次，对方真的条件很好，声名显赫。因为是专门的相亲，那段时间我也忙忙活活地帮彻子准备了三四套洋服、三件外套，但我心里总觉得相亲是件很可悲的事。并不是对对方有什么不满，而是总觉得像是把女儿当做商品摆到了相亲的舞台上。后来，所有的相亲对象都被我们拒绝了。

我觉得很不好，便对彻子说：“这样下去，别人会觉得我们是骗婚的。”彻子自己也觉得和对方见面、再跟别人去喝茶什么的很不妥当，而且那时她在忙着上电视，也很讨厌别人说什么没有对象就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之类的，所以之后她再也没有相过亲。

那时，彻子迟迟定不下结婚对象，孩子他爸很着急，经常会嘟囔：“不用管她，就没有好男人过来，把她抢走吗？”

“别开玩笑，谁像你啊，首先，彻子才不像我这么傻呢，你是不是想着女儿到了年龄了，就赶紧结婚生个孙子，好让你哄着玩啊？”

“是啊。”孩子他爸真的很坦率，他的确很想赶紧当上爷爷。

有一位我认识的朋友，唯一的女儿已经出嫁了。这母女俩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她们就是出去散步也是手拉手。女儿结婚以后，当妈的也是一周过去探望一次。

当初女儿结婚，说是遵从本人的意志，其实也是父母催着结的。不过，结婚以后，女儿渐渐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先生了，但是，当妈的呢，尽管这个女婿是自己选的，反而越来越讨厌他了。

婚前就曾经讲好，结婚以后要和男方的父亲住在一起。母亲看到女儿尽心尽意地服侍公公和先生，就觉得自己的女儿可怜极了。后来，公公又生了病，卧床不起。这个女儿长得白白净净，非常可爱，做饭也做得好，家务事也干得好，是个非常出色的媳妇。公公卧床以后，别说是一日三餐，连大小便她也毫无怨言地帮助收拾。先生非常感激她，而她却说：“只是做了普通的事情，再说，我也很愿意照顾爸爸。”真是值得称赞的好孩子。

可是，当女儿的却哭着对我说：“妈妈经常来，一来就掉泪，觉得我很可怜，还说，我可不是让你做公公的护士而把你嫁出去的。妈妈一哭，我觉得最痛苦了。”

我对她说：“我虽然非常了解你妈妈的心情，但我知道对你来说，还不如听到妈妈训斥你怎么不好好照顾先生和公公让你更好受些。虽然你和先生相处得也很好，可是你妈妈那个样子，好像想让你早点回家去，你的确是很可怜啊。不过，你想一想，这是因为你做得太好了，所以妈妈肯定觉得很孤单啊。你妈妈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好好跟她谈一谈。”

这位女儿还说，妈妈每次回去的时候，她都会送出很远，两人喝完茶再分手，这时的分手别提有多难受了。听

了女儿的话，我都能想象出来，肯定是两人手拉手到了咖啡店，一边吃糕点，妈妈一边哭着说：“你真可怜啊。”

如果我是这位母亲，我一定会鼓励女儿：“虽然现在苦一点，但是好好做下去吧。你先生也是对你感激不尽啊。”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这孩子虽然年轻，但真是值得尊敬，我都做不到像她那样。

这位女儿一直照顾了公公好几年，直到公公安然谢世。后来，她和先生商量以后，便让母亲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幸福。

彻子可能是尝过相亲的苦头了吧，总是说，还是和大家住在一起好，也不会觉得寂寞，说着说着，彻子的婚事不知不觉就耽误过去了。

不过，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彻子终于决定离开家，开始一个人在公寓的生活。有时候她回来，会跟我说说心里的寂寞：

“一个人真是没意思啊！削完苹果皮放在盘子里就出去了，下班回来，回到黑糊糊的屋子里，一看皮都干了。”

“不过，安安静静的不也好吗。要么一个人忍受寂寞，要么结婚，还要顾及丈夫，两者怎么也得选一个。这样不也好吗？可以没有顾虑地做电视台的工作。”

听到我的话，她稍微有了点精神，不过心里好像还是有些不甘：“是啊，不过，我进电视台，本来是想等我有孩子，我就可以好好地给他读书讲故事了。”

“你这么说，好像我和你爸爸朗读都很差劲似的！”

“不是这个意思！”

“肯定就是！”

我们俩的谈话最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关于彻子，我总是这么想：“她总有属于她自己的缘分，还是让她自己来决定婚姻吧。” 对一个只见过一次的陌生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了解他的内心，所以，我决不能把这样一个人强加给自己的女儿。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只有这点自信了。

在这以后，彻子一直忙于工作，现在还是独身。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再谈过这个话题，她会自己考虑、自己决定这件事的，我很放心。

## 妈妈和女儿的丢三落四记

五六年前的一天，彻子给我打电话：“妈妈，我刚从千叶回来！”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兴奋，肯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是吗。”我等着她下面的话。

“那里有一个旅馆，据说透过窗户看到的日落景色无与伦比，所以我们十几个人就去了。”她喘了口气，接着说：“白天大家散散步，玩了玩，很快就到了傍晚，大家都坐在窗边翘首以盼，七嘴八舌地说：‘看！太阳下山了！’‘太美了！’‘再没有比这里的落日更漂亮的了！’都特别感动。最后，大家都不做声了，这时我说话了。”

“你说什么了？”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完全被吸引住了。

“我说，咱们就在这里囫囵睡一觉，等着看日出吧。可

是大家都对我嗤之以鼻，接着全都回去了。那是个榻榻米房间，很舒适的。”

听了这话，我纳闷了，“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奇怪的？你又没说什么错话！”

“妈妈，你真的不明白吗？”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再三追问，彻子终于继续说了下去：“他们其中有个人说：‘你在这里起多早、等多久也看不到日出！’我就追着他们问为什么，但是大家都不告诉我。”

“那在哪里能看到？”我问她。话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是想弄清谁对谁错了，只是想支持为美丽的景色而感动的女儿。

“妈妈也是这样啊！在日落的地方怎么能等到日出呢？明白了吗？”

“啊！对啊！太阳是东升西落的啊！”我终于也明白了。

虽然我和彻子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我们俩都是这种性格，在感动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这些，会若无其事地说出一些矛盾的话来。

“咱俩都一样！面对美丽的语言和事物，根本想不到理论这一套！”我安慰着垂头丧气的女儿。

听说彻子写的《丢三落四的小豆豆》很畅销，我能想象到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别人丢三落四的样子。看上去做事一板一眼的彻子，其实也有糊里糊涂的时候，读者会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也会很有同感。不过，要是把

她叫做“丢三落四的人”，那我把她养这么大，却对她这些行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我又算是什么样的人呢？那肯定是比她更粗心大意十倍的人了！

“要是只有我和彻子两个人在那个旅馆，肯定会一动不动地待到早上看日出呢！”这么想着，我不由得高兴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就是因为我一直尊重和爱护着她的这种感性，才把她养成这样的啊。”

不过，我还是非常惊讶于彻子文笔的优美。我真的很佩服她，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们俩丢三落四这点虽然是很像，其实在其他方面就像鸢生出鹰一样，还是很不同的。

仔细想想，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完全没想过要特意教给孩子什么，我总觉得，“孩子们的想法是多么了不起啊，大人们是远远比不上的。”所以，反而是孩子们会教给我很多东西。想到我们做父母的有诸多缺点，孩子们却能健康成长到现在这样，我从心底感激他们。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太溺爱孩子了吧，可是我总有种任性的想法，这个世界如此严酷，对孩子溺爱一点，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啊。

我的母亲也不是那种逼迫孩子干这干那的人。即使和当医生的父亲结婚以后，她也不愿耽误自己的学业，在我五岁的时候，她重新进入母校的专修科学习，所以带着我在仙台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那段日子，我记忆犹新。

那是所教会学校，有宽敞的红砖结构校舍，四周是高



高的围墙，外国的老师比国内老师还多。一进校园有个喷泉，每天我都会在那儿劈里啪啦地玩水。那个时候的一点一滴，我现在都可以一一描绘出来。

有位叫佐藤的音乐老师，他有一个和我同年的女儿。我们俩有时在他家玩，有时会跑到广濑川的宽阔的河岸边玩水、玩石子，经常入迷得忘了时间。歌手佐藤宗幸先生在《青叶城恋歌》中唱到过广濑川，每当听到这首歌，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七十多年前的一幕。两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小女孩，在河边快乐地玩耍……

一年后，我和那些能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说话的外国老师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多老师都会跟母亲打招呼说：“你女儿好可爱啊。”妈妈就会说：“哪里哪里。”外国老师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头发的颜色各不相同，梳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会很有个性地向上挽起来。这些都是我每天看不厌的风景。大家都穿着学校统一的藏青色哔叽制服，但是各人会费尽心思，在细小的地方显出微妙的差别，这些差别，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其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女老师，听说她有自己的马，还能和马说话呢。我既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好羡慕。我憧憬着长大后也能有匹自己的马，也一定要和它说话。

从那时开始，那些外国老师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奠定了我现在的审美观和爱好的基础。我之所以喜欢新艺术派，也一定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萌芽。

我妈妈还经常给我唱法国的摇篮曲，我的孩子也是在

她的摇篮曲中长大的。孩子们长大以后，有一次还让妈妈再唱一遍那首曲子，结果笑话妈妈发音真是够戗，把认真的妈妈弄了个面红耳赤。现在想想，我后来选择音乐学校，又嫁了个拉小提琴的，这些都是五六岁时的童年体验在潜意识中起的作用吧。

我们在仙台生活了两年，母亲毕业后，我们又回到了北海道。以后弟弟们相继出生，开始了大家庭热热闹闹的生活。不过，那和母亲离开家庭、在异乡生活的两年，成了我重要的人生体验。我以后感觉事物、思考事物的方式，都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那段体验告诉我：人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心平气和，因为地球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故乡；无论有没有钱，都要有自信过上幸福的生活；洒脱地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要只是怨恨。

“如果有丈夫当然很好，没有的话，虽然寂寞，却有自由，这也很好。有钱买东西很幸福，没钱买，光是看看，给将来留下买的可能性，这也是幸福。”我就是这么跟孩子们说的。

我从来没有问过女儿，她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生活的原点。不过，再苦再累，即使哭泣也要忍耐，永远不要忘记有一颗上进的心。“因为这条路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选择的。”她一直遵循杉村春子先生的教诲，奋斗到今天，这些，做母亲的我都很能理解。

她去还饱受饥饿折磨的非洲大陆；为了让盲人也感到

快乐，她学习盲文；为了和聋哑人说话，她学习手语；而她自己总是说，这些都不是为别人做的，是自己想做才做的。虽然作为母亲这么说不太好，但是彻子这个人，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为别人做什么而感到骄傲过，这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明白，说是为别人而做，其实是一种虚伪的借口吧。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也从来不说什么“很辛苦吧”之类的话，而总是说：“还好吧？”

“很好，妈妈好像也很好啊。”她压根不提最近的工作，而只是抽出宝贵的时间，津津有味地说一些最近看的戏剧呀电影啊。看到她，我总是深切地感受到，对于那些自己想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一个人无论怎么辛苦，也必须抽出时间认真去做啊。

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同样的点心！

还是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彻子刚要出门上班，我一眼看到了她穿的裙子，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真是太短了！

我忍不住说：“你就这么出门？”

“是啊，怎么啦？”

“可是，这裙子短得都快看见屁股啦！”

“没事，这样就行。”

可能是跟保守的母亲没法解释吧，她就这个样子出门了，剩下我一个人目瞪口呆，好一顿生气，“这孩子是怎么啦？”但是两人并没有因为这事吵起来，只是我一个人心里不高兴而已。

冷眼旁观了一阵，这条裙子她穿了好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左右，开始流行超短裙了，无论老少全都穿着那么短



的裙子招摇过市。“哦，原来是流行啊，只不过彻子比别人早半年而已。”这么一想，我心里的不快才烟消云散。

这期间，我和先生到伦敦去了一趟，看到女孩们的裙子，又是瞠目结舌。那个短简直没法形容，只是在屁股上围了一圈布嘛。再想想那段时间，一看到彻子穿那种裙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什么嘛，女儿露出大腿跑来跑去，像什么话！”原来自己已经老了，对女儿的事已经插不上话了。我既觉得高兴，又有点寂寞。

最近，情况发生了逆转，现在成了她整天唠叨我了，“妈妈，你得弄弄头发啦！”等等等等。她不仅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假发，还有洋服，总想把自己的妈妈打扮得漂亮一些。

在每年一次的“七夕巡演”的时候，我都到叫波特天使的乡村小镇演讲。有一次演讲结束后，年轻的牧师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朝子夫人，谢谢您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到这样的乡村小镇演讲。”平时对穿着漫不经心的我这时才深切感受到，穿得漂亮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对方，不，更是一种礼节。

在这点上，我和彻子简直有天壤之别。她非常注意衣着打扮。她主持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前十名”刚刚结束，在总共六百零三回的节目中，据说她穿了六百二十七件洋服。据我想象，这些衣服不是送给别人了，就是捐出去了吧。不过，没想到在最后一次的节目中，她居然穿了第一次主持时的衣服。

那天晚上，看完节目，我忙着给她打了个电话：“那

件衣服居然在啊。”“是啊，居然在。”她本人也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等她回家后，打电话给她说：“啊，今天是个特别节目，本来想你还会做一套新衣服呢，不过这套挺合身的。”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挺合身的，不过没有带子会更好吧。”

“什么呀，还是有带子的好。”

“是吗，那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对不起。”

本来是出于想让女儿漂亮一点的慈母心，不过反倒常说多余的话。就连她那个标志性的发型，每次我见到她也总要说这儿好、那儿不好的意见，比如，“今天你头发后面蓬松的地方塌下来了，不好看。”

虽然彻子的发型总是不变，可后面蓬松的地方有时候很好看，有时候没有平衡感，实在是很难打理。

不过，一轮到自己，我就变得马大哈了。彻子经常看不下去，会给我买衣服。就是最近，因为要去北海道演讲，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正好不在，所以，我就留了言：“我要去北海道演讲，要两三天。”

结果，第二天我一起来，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个大袋子，感觉就像是圣诞节收到礼物一样。我往里一看，是大衣和一封信。

妈妈收 星期三晚 彻子

听说妈妈要去北海道啊，今天很晚才听到留言，

明早可能赶不上妈妈出发了，就几句话：自己小心，我周六周日去广岛。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吧，虽然现在还热，我却很喜欢。回来后试试吧，回头见。

是彻子，她来了一看我已经睡了，不忍心吵醒我，所以放下礼物就走了。

对于衣服，我们俩的爱好完全不同，不过，对于食物，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我忘了那本杂志的名字，杂志上的一个小栏目中，彻子写了一篇《我喜欢的东西》，介绍到喜欢的糕点时，她提到了六本木一个糕点屋的奶油小点心。那种点心是米老鼠形状的，里面是奶油蛋糊，外面抹了一层白色的砂糖。

她怎么连这个也知道呢？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啊！从镰仓搬到六本木以后，我自己发现了这个店，孩子们谁也不会知道的啊。我到这个店买点心时，一定会给自己买三个这种小点心，回到家后放到单独的地方藏起来。说起来有点像个好吃鬼，不过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点心。在六本木那么多店里能找到这家店，而且在各种各样的点心里挑的也是同一种，真让人吃惊，两人真不愧是母女啊。

彻子和我一样，也是个馋猫，去国外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写信描述一些食物。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偏僻小镇的餐馆吃饭，趁着还没上菜的工夫，她用万能笔在很难写上字的餐巾纸上，把要的什么菜，连盘子上的肉和蔬菜、沙拉、饮料都画了下来，最后还写道：“都非常好吃，我

一点不剩，全给吃光了。”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样的菜肴，她都能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所以她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一次也没给她寄过日本的调料什么的。

我就不一样了，去年夏天去美国，也就两个月的时间，我从上飞机起，就开始吃小梅或者腌海带，一下飞机就去买卷心菜、黄瓜，用盐、橄榄叶和醋腌上。最近，彻子提醒我：“妈妈，腌的东西偶尔吃吃还行，每天吃可不行啊。”

不过，彻子吃饭的速度之快也让我瞠目结舌。虽然我们家孩子多，可也从没有“不快点吃就没有”的情况啊，也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吃饭这么快，而且还是女孩儿家。我总是说她：“彻子，你吃得那么快，胃会消化不了的。”

“我不是有意吃得这么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在最近的一次全面检查中好像找到了原因，彻子便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一般人吃的东西在胃里要三个小时才能消化，我的胃呢，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哦，原来人和人消化的速度这么不一样啊。不过，这也不能成为吃饭快的理由啊，我问她：“你在外面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吃得这么快，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我也这么想，所以都特意放慢速度吃，不过还是我第一个吃完。”

唉，虽然是还没出嫁的女儿，但只要健康，这些小事也就算了。





## 第五章 神的礼物



## 女儿的信

这些本来都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秘密，是女儿从国外或其他旅行的地方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声不吭就把这些发表的话，也许女儿会宣布：“以后再也不给妈妈写信了。”不过，读者们对我们母女间如何交往都很感兴趣，所以，我决定还是公开吧。

彻子去美国留学的一年，给我写了很多信，详细描绘了她在纽约的生活情况，比如怎么找公寓，怎么买家具和生活用品，还有她上的表演学校里，老师是怎么教他们演戏，她怎么受老师批评了……都细致入微地一一写了下来。因为我很喜欢花，她还一直给我寄有珍贵花卉图片的明信片，旁边写着：“知道这种花吗？”“怎么样，这种没见过吧。”

那个时候，其他孩子还小，先生的工作又很忙，要是



现在彻子跟我说：“妈妈，你也来和我一起住吧。”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余暇，现在想想，真是有点遗憾。

两三天的短期旅行中，她也会写信回来，有时候信还没到呢，人已经回来了。

有一次在香港，她给我写了很有意思的明信片，她说，她正在街上一边购物一边闲逛，却一下子碰见了从对面过来的弟弟，他是和交响乐团一起来的，正和几个朋友在散步。

“呀！”

“啊，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呢！”

“奇妙！奇妙！有这么偶然的事啊。”彻子高兴极了，“我请客，吃什么都行。不要客气，什么都行！”

于是，她便请弟弟和他所有的同伴大吃了一顿。这些事，她都详详细细地写了长长的信告诉我。两人回去的飞机也不是一班，所以吃完以后，大家就分手了。看完信，我也着实大大感动了一番，在异国他乡能有这样的偶然相逢，人生真是奇妙啊！

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哪怕给彻子带了微不足道的东西，她也会马上写信致谢，照例都是用很漂亮的卡片。其中有这么一张，上面写着：

妈妈，谢谢您精心挑选的礼物。那个点心好吃极了。画着鸟儿的便笺我也很喜欢。项链和耳环也很配

我，我到现在还一件珊瑚饰品也没有呢，这件很有女人味，我很喜欢。妈妈你的温柔心意都传达到了。还要谢谢妈妈你给我挑选礼物时的心意。活着真是美好啊，可以选珊瑚，选手链，会有人说：“这和彻子你很配呢。”这些细微的事情，都美好极了。

彻子 1983 年 春

每周，家里的信箱里都会有一封孩子们来的信，这些信件已经装满了整整一个塑料袋，我视如珍宝。彻子不光会给我写信，还给我寄明信片 and 磁带，还会附上详细的说明。这种温暖、这种细致，真让我非常感动。如果孩子们送点心来，还会详细地写上点心是如何好吃，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收到信的一方也会在脑海里浮想联翩，感受到的快乐远远超过了吃东西本身，在这方面彻子是有天赋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点心，她也会在其中发现百分之二百的快乐。

有一次，她从法国回来。早晨，我在家门口的把手上又发现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着郁金香的根，附的卡片上写着：这是很少见的郁金香品种。的确，这种郁金香盛开以后，它的颜色和形状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一个人好好欣赏了两天，觉得一人独享这种美丽太奢侈，便送了一打给彻子，并写了一张卡片：

看看你送的花是多么漂亮吧，让人觉得只有在仙



境里才能见到这种美丽。它开得如此绚烂，让我觉得非常幸福。一起分享吧。

在彻子给我的信里，有这么一封：“我每次旅行回来，一叫‘妈妈！’你就会回答‘嗨，宝贝！’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永远这样。”这些从世界各地工作或旅行的地方寄来的信，都充满着对妈妈的体贴和关心，每当我看到这些，都会想：我真的是值得孩子们这么温柔地对待的妈妈吗？我只不过生养了他们而已啊。虽然随着岁月流逝，我也日渐衰老，年龄不断增加，可是内心里还是那个生活在北海道平原上的野丫头。都做了妈妈还这个样子，在孩子面前真有点不好意思呢。以前都是我听孩子们倾诉，可是现在反过来了，都是彻子听我说话。她从来也不怪我说：“妈妈，不是这样的。”而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完。

前一阵子，我还跟她一边哭一边诉苦，说我觉得被一个朋友背叛了。听完以后，她跟我说：“妈妈，这种事我一天都能碰到两三回呢。把它忘了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否则就太傻了。”我冷静下来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也觉得很歉疚，“女儿这么忙，我还和她说这样的傻事。”

不过我这个人缺点很多，经常不知不觉地认为只有自己才辛苦。对这样愚蠢的母亲，彻子是怎么看的呢？不过就算我问她，她也什么都不会告诉我吧。这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母亲还健在的时候，虽然年纪大了，但还像年轻的

时候一样喜欢抹粉。而我最讨厌这一点了，就讽刺母亲说：“抹一点没什么颜色的粉不好吗？简直像个风尘女子！”

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听到这话满脸通红，气得不得了。即使是母女，一不留神，也会说一些苛刻的话刺伤对方，但是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都很讨厌争吵，一次也没有跟我顶过嘴或者反抗过。彻子也经常说：“妈妈一次也没有训过我，没有打过我。”也许因为孩子他爸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我和孩子都喜欢温和的处事方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最近在美国经历的一件事，我的朋友茱莉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最近她女儿结婚了，茱莉自己没有生育，这个女儿是她从小就抱养的养女，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现在是个很活跃的室内设计师，很聪明，非常优秀。她丈夫是海军出身的银行职员，结婚典礼那天，教堂里来了好几位身穿海军制服的英俊小伙子。

她先生有个奶奶，一个人在芝加哥生活，本来因为一个人坐飞机来很困难，没打算参加婚礼，但是几个年轻的亲戚特意把她接过来了。这位老奶奶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虽然腿脚不太方便，但说话滔滔不绝，让我也叹为观止，而且她对孩子们还很严厉。她有个孙子是个优秀的律师，但是她还揪着人家说：“你就当个律师啊，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她的孙子却一点没有顶嘴，只是点头称是。

在宴会中，年轻的男士们也非常照顾老年人，主动跟老人打招呼，问问“您喝点什么”等等。跳舞的时候也会



先邀请我们老年人，我还想“和这样英俊的小伙子跳舞合适吗”，结果他们却陪我们跳到最后，这在日本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老年人的敬意，或者说是关心，让人感到非常温暖。我觉得很高兴，“美国人还保留着这种意识啊！”

不仅珍重自己的父母或子女，而且珍惜世界上所有的人和生物，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博爱的胸怀，地球会美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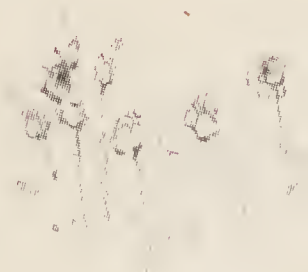
彻子也经常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救助饥饿的孩子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她不仅关心自己的母亲，而且对所有柔弱的人们都付出自己的爱心。她这种胸怀，我觉得无比珍贵。

## 梦想多年的阿斯本音乐节

孩子他爸还健在的时候，彻子曾给他写了一张很长的明信片，上面是这么写的：

爸爸还好吗？最近演出《伟大的劣等生》时得到您的称赞，我很高兴，很不可思议。爸爸称赞我时，我总是想“这是真的吗”，感到很高兴。大概因为爸爸是个很严格的人吧。总之，能得到您的称赞真好。

那次以后，我和泽昭女士在名古屋举行了一场四重奏，您还没听过吧，我把磁带寄给您。这是莫扎特的D大调长笛四重奏，长笛的部分是我唱的，还加入很好听的歌谣，大家评价很好。……长笛部分是我悄悄请求他们加的，虽然不好，但是我真的



很喜欢长笛。现在，我正在旅行途中，一切都好，请放心。

小豆豆

在这以后，她很想学习拉小提琴，还跟弟弟上过课。我还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心里暗暗偷笑呢。

结果彻子一个月都没坚持下来。我问她：“最近小提琴学得怎么样？”

她倒很坦率：“哦，已经放弃啦。”

“你呀，从小时候起，就跟乐器没缘分。”

两人哈哈大笑，我又想起了她小时候的事，“还记得吗？你爸爸在你们四岁的时候，还给你们做音阶测试，看看有没有音乐才能，结果，你连小提琴的‘小’字都说不清。”

“我太勉强了，所以就放弃了嘛。”

“你不是还学过钢琴吗，结果也半途而废了。”

总之，彻子这孩子乐器上的确没有天分，就是搞音乐，最后也是选择了声乐，在这点上，倒是像我了。

我和拉小提琴的丈夫生活了五十三年，去一趟传说中的阿斯本音乐节，是我们多年的梦想。就像天主教徒渴望去梵蒂冈一样，对于搞音乐的人来说，阿斯本是音乐的圣殿。我一直盼望着和丈夫一起去一趟。

遗憾的是，当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孩子他爸已经离世了。我在美国演讲的时候，途经旧金山，便去拜访了好

朋友北野博士。他说：“听说你要在丹佛演讲？那结束以后，一起顺便去趟阿斯本吧，我们负责招待，不用担心。”

事情很快就决定下来，“阿斯本”似乎自己跑到我的眼前了。我顺利结束了在丹佛的演讲，便和北野夫妇一起坐上了一架小型飞机，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目的地。我们租了一辆车前往旅馆，从车窗向外看，两边都是些豪华的别墅，别墅四周都是绿油油的草地。和周围的群山相映，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听说这些山一直蜿蜒到加拿大洛基山脉。很久以来，阿斯本就是作为有钱人的别墅区发展起来的，夏天举办音乐节，冬天则是滑雪场。

傍晚，我走出旅馆，随便在周围溜达了一圈。家家户户都传出了管弦之声，让人感受到浓浓的音乐节气氛。在街道中央，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像杂技表演棚子的帆布帐篷，北野先生告诉我，这就是音乐节会场。走进去一看，里面很宽敞，容纳两千人都绰绰有余；风格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对了，孩子他爸的得意门生米谷绫子不知道会不会来呢，也没有她的联络方式。”

我一边说，一边左右环顾。碰到的大都是白人，偶尔见到几个像中国人或韩国人模样的东方人。来这儿的美国人，很多都是朱丽亚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和教授。

音乐会每晚都有，交响乐、协奏曲、钢琴、小提琴、室内乐，让人应接不暇，十五美元的入场券一眨眼就卖完了。

天色渐晚，我正打算回旅馆，这时，从小路那头走过



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美国妇人和一个日本人模样的姑娘。我跟同行的北野夫人说：“像是个日本女孩，我先生的得意门生米谷绫子就像那个样子呢。”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啊，黑柳夫人，怎么在这儿遇见您了？真是……”那个日本女孩充满惊讶地跟我打招呼。我也吓了一跳，真的是米谷绫子啊。大家把相互的朋友介绍了一下，晚上，她便到我的旅馆来玩了。

过了几天，她又给我引见了被称为小提琴天才的五岛绿子的母亲。这是一位充满勇气和决断的母亲，她很早就发现了自己女儿的天才，为了不让女儿的才能在平庸的地方被埋没，她毅然带着女儿来到美国，找到最优秀的老师加以指点。我对这位母亲充满敬意，自愧不如。

后来在日本的时候，母女俩也来过我家，这位母亲比我女儿还小，是个不拘小节、性格豪爽的人。绿子的音乐磁带在日本发售的时候，她希望我能在她的磁带介绍书上写点什么，能被委以这么光荣的任务，我非常高兴，便写了一篇《献给五岛绿子的赞歌》。现在把那篇文章的一半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绿子，在你前进的道路上，也有痛苦吧，那就是不能停止、永不满足。不过，这是天才人物必须忍耐的痛苦啊。

你是在日本出生的、值得向全世界夸耀的天使。

想给你一双翅膀，让你不要疲倦。

听说，在马萨诸塞州拜斯坦先生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出上，E弦断了两次，坐在客席的管弦乐队的人们也捏了一把冷汗，而你却毫不慌张，借了管弦乐队首席演奏家的小提琴，圆满地完成了演出，度过了那恐怖的一瞬间。

对一个少女来说，尽管你有勇气和实力，可那是发生在一瞬间的突发事件啊。断了两次琴弦，你却借别人的琴出色地完成演奏，真像是奇迹，真像是有神灵的庇佑。

听说你这位勇敢少女的事迹已经被写进了美国小學生的教科书，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日本人的骄傲，大家会流着热泪感激你的。你真像个精灵。

以后，你不仅会经历喜悦，也会经历悲伤和痛苦，这就是活着的证明。你必须忍耐。

不过，也请不要忘了，有那么多音乐爱好者都在温柔地守望着你。

在我家，彻子当然不用说，所有人都是绿子的崇拜者。我多想让孩子他爸也听一听绿子的小提琴啊。如果在他去世的时候能听到绿子的音乐，为小提琴付出了整个生命的丈夫，也许会起死回生吧。

说是音乐之家，其实我和孩子他爸都没有给孩子们什么特别的音乐教育。只是先生觉得自己不会给孩子们留下

什么遗产，如果教会大儿子小提琴，他好歹也有口饭吃，所以就对他进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不过，也不是光对儿子这样，对所有的弟子，先生都是这样拼命去教的。

我呢，对于发现孩子的才能，是完全的外行。不过我经常想，一家人就像是钢琴的键盘，虽然有时也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但是转眼就会变成快乐的协奏曲。我自己虽然有时候会升半调或者降半调，但是，从今往后，就努力让一家人一起奏出美妙的协奏曲吧。

## 和熊猫的热吻

从童年时候起，彻子爱好动物的程度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她七八岁的时候，先生的哥哥在国外给她买了一个黑白相间的动物玩具。她喜欢极了，整天抱着玩。不过，她直到二十岁才知道这是种实际存在的动物，名叫熊猫。

知道名字以后，她就开始查很多家动物园的介绍，对熊猫简直着了迷。过了几年之后，那个玩具耳朵也掉了，本来密密的毛也变得光秃秃的了，因为太脏了，我洗了洗，结果它就悲惨地变得更没法看了。

“都成这样了，只能扔了。”

我觉得也不用跟彻子说了，就连同其他的破烂一起放到了仓库里。过了几天，我自己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彻子急得都要哭了，嚷着“我的玩具不见了”，把屋子

翻了个底朝天。我也忘了自己放在哪儿了，跟着一起找，好容易在仓库里发现了它。

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垃圾车一周来几次的话，恐怕彻子的宝贝早就成灰了吧。找到之后，我这个扔了她玩具的罪魁祸首也终于松了口气。

她这种对动物的喜爱真是非同一般。她成了 NHK 的女演员之后，总是感叹：“我跟朋友说熊猫的事，他们也不太感兴趣。”她对熊猫如此喜爱，所以，当熊猫来到日本的时候，她简直成了个熊猫专家。

其实她在好几年前就见过熊猫。当她听说英国一家动物园里有熊猫的时候，就忍耐不住，千里迢迢跑到英国去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她高高兴兴跑到动物园。动物园美丽的草地上有几架秋千，设施漂亮得就像幼儿园。一只熊猫就躺在那里，比想象的要大好几倍，它一动不动，懒洋洋地躺着。游客们都想看看熊猫走路的样子，有的人敲着栅栏，孩子们还唱起歌来，想引起熊猫的注意。那只熊猫却大模大样，纹丝不动。

彻子看到它这个样子，也不知该怎么办，“这家伙怎么这么懒啊。”然后，她就开始像小时候一样，在心里默念起来，“我就是为了见你，才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求求你了，上这儿来，让我看看你吧。”或许她也采用了别的法子，比如在栅栏前又蹦又跳吧。

奇迹终于发生了。熊猫隔着玻璃一下子看见了她，竟

然慢慢地爬起来，向她走过来，紧紧地把嘴巴贴到玻璃上，彻子也把嘴贴到了上面。这时正好摄影师在一边，及时把当时的场景抓拍下来，看上去好像彻子和熊猫真的在接吻一样。登了这张照片的报纸我也看到了，上面赫然写着这样的标题：“世界上唯一和熊猫接吻的女性”。彻子和熊猫都是一脸幸福的样子，真是张绝妙的照片。

几年后，中国也知道了彻子很喜欢熊猫，还特意邀请她到四川省参观，在那里，她见到了在大自然中生活的熊猫，还和小熊猫成了好朋友，整天抱着它们玩。她也给了我当时的照片，现在拿出来看看，还觉得很有意思。

彻子还经常去非洲、越南、印度，去帮助生活在那里的难民们。去这些地方要提前一个月接受注射和吃药，尤其是最后一周，注射的针剂和服用的药品更是多得数不清，听着就让人头疼。我实在是觉得她这个样子很可怜，就说：“真是要命啊！”

“这没什么，要是得了病，会给工作人员带来麻烦的，而且这样也可以保护自己啊！”她总是这么精神地回答我。

她去的这一路上，有的连着好几公里都是石头山路，有的是泥泞的沼泽，有的是能把人烧伤的灼热的沙漠，当然还有她最讨厌的虫子。不过她说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到了目的地之后，眼前那些孩子们和母亲们的悲惨情况，让人觉得简直到了人间地狱。

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人们的食物吃不完都扔了，而在



这里呢？人们抱着将要死去的孩子，还有孩子们因为衰弱，躺在马路上一动也不能动。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只要有二十元，就能给一个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注射，可是却做不到！当母亲的是多么悲痛啊！”彻子叹息着告诉我。如果不去实地看看，是不知道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悲痛的，所以彻子每年都要去一些遥远的国家，倡议人们向他们捐款。

我不记得有一次她去的是什么地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护士、志愿者，还有天主教的修女们都在那里奋不顾身地进行救助活动。病人中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只是独自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别提说话了，连他的笑容也没人见到过。无论怎么温柔地对待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束手无策。那个蹲着的小小身影是那么孤苦无依，让大家心痛不已。彻子到了那里之后，奇迹发生了，她向那个小男孩招了招手，说：“到这儿来。”结果那个小男孩就飞奔过来抱住了她的膝盖，不仅如此，当彻子抱起他时，孩子就紧紧依偎着她，再也不愿离开。修女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吃惊，都为这孩子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也很感动，这就是爱的眼泪吧。

据说彻子那个时候是真的想把这个孩子领回日本。不过她冷静以后考虑了一下，尽管在日本能吃饱，但到异国他乡，对这个孩子而言，真的是幸福吗？“我和医院里面的很多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最后还是没有把他带回来。不过，分别的时候真是痛苦啊！”彻子说。

我想，神也许赋予了彻子特殊的才能，让她很容易和别人，甚至是动物进行心灵沟通。有人大概会笑话我，认为只有父母才会说这样的傻话吧，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愿意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守护着我的女儿。



## 和动物说话的孩子们

这件事发生在彻子十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起去轻井泽。

当然，对我们一家人说，什么别墅生活当然是奢望，但一个好朋友把地图和别墅钥匙都借给了我们，说：“今年夏天我们有点事不能去了，你们尽管用吧！我爸爸是摄影家，所以当年设计别墅时，无论从哪个房间都能看到浅间山优美的景色，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

对于家里人来说，能快快活活地玩当然好极了，不过，六千坪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简直让人觉得孤单起来。到了晚上，很远很远的地方隐约灯火闪现，大人们都开始想家了，可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孩子们却是精神百倍，一个接一个地发明着自己的游戏，玩得忘了时间，要我去叫才知道回来吃饭。

有一天，彻子正一个人在领地内探险呢，突然发现周围的景色很陌生，原来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以前没来过的地方。而在眼前，一匹马像只骆驼似的，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

“哎呀，怎么躺在地上啊，身体不舒服吗？”彻子走到马的旁边，摸着它的头，开始跟它说这一天的冒险经历了。这时，她无意间抬头一看，马脖子上拴着一根很粗的绳子，系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让我坐坐好吗？我可喜欢你了。”

彻子坐到了马背上，马便慢慢地站起来了。

“呀，太好了，你愿意让我坐啊。”

马走了起来，因为有绳子，彻子也很安心，一边唱着歌，一边悠闲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

可是，这时绳子已经从树上脱落了，马越走越远。可能因为天气太热，马觉得口渴了吧，它走到了一片沼泽边，径直向水里走去。它似乎忘了背上的彻子，越走越深，最后连马脖子也浸到水里了。彻子终于被吓哭了。

“求求你了，这么深的水，我会被淹死的呀。”她温柔地抚摸着马儿的脑袋。

“求求你了，回去吧，我很害怕啊。”彻子就像跟神明祈祷一样和马儿说着话，马儿似乎听懂了，转转脑袋，便调转方向，又驮着彻子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她怕爸爸妈妈担心，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我们这件事，听完之后，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幸亏马儿听懂了你的话，



万幸啊。”

这时候，她弟弟也发生了一件与马有关的事。他在野外采独角仙和蒲公英的时候，也发现了一匹脖子上拴着绳子的马，他走过去拉着绳子，就像带狗散步似的带马溜达起来，没想到马突然跑起来了。他把绳子卷在手上，使劲想勒住马，可一个孩子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一匹马呀，最后他简直就是被马拖着走，手上脚上全都受伤了。不过，尽管这样，已经算是万幸了。虽然他没松开绳子，马终于还是跑开了。回到家里，我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担心：“我把马弄跑了，是不是犯罪了呀，会不会有人来抓我啊。”

我只好安慰他说：“这就是附近邻居的马，知道回家的路的，没好好拴住自家的马，倒是他们的责任呢，不用担心。”

现在，这个儿子在交响乐团拉小提琴，对动物的喜爱也不亚于彻子。每次出去演奏，他都会去找附近的动物园参观。在动物中，他最喜欢猴子。有一次，有个动物园里的猴王一见到他，就用两只爪子把自己的下唇拉长给他看。第二天，为了见这只猴子，他又利用练习前的一点时间跑去看，猴子一见到他，马上就又做出了这个动作。

“虽然做得不太好，可那个样子就像是特意做出一张笑脸给我看，它真的没忘记我呢。”儿子充满感激地说。

在孩子们长大以前，我家里一直养着狗。现在，孩子们家里也养着猫或者狗。只有我和彻子，因为工作的关系

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什么也没养。

在镰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先生住在一楼，二女儿一家住在二楼，虽然是一个大门，可什么都是分开使用，所以，感觉就是两家人住在一栋建筑物里而已。二女儿一家特别喜欢猫，家里的猫有时候是孙子们捡的，有时候是别人送的。

问题是我先生最讨厌猫，为了不让住在一楼的这位爷爷看见，大家可是想破了脑袋，费尽了心思。他有时候在院子里收拾，猫碰巧从二楼往下看，本来两者的视线应该相遇吧，结果，他根本没想过家里会有猫，完全没有觉察。这样的危险瞬间不计其数。其实我也是喜欢狗，不喜欢猫，不过既然各有所爱，那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只采取旁观的态度。

有一天，二女婿感冒了，在家休息了一天，两个孙女从学校回来，便在爸爸的屋子里和猫一起玩。突然，门开了，爷爷探进头来：“奶奶呢？知不知道在哪儿啊？”

平时没事决不上二楼的爷爷，为了找我，居然远征到二楼了。面对突发情况，两个还是小学生的孙女为了挡住床上的猫，同时把身子扑到了床上。

“奶奶不在这儿。”

“啊，是吗？”

虽然对眼前的一幕颇感惊讶，不过，既然奶奶不在，也就算了，我先生就目不斜视地下楼了。

我买东西回来以后，两个孙女揪着我，满脸兴奋地把



事情原委告诉了我。一个说：“我都快吓死啦。”另一个说：“好在爷爷没发现，要是猫‘喵’地叫起来，那该怎么办啊。”

“是啊，还不错啊，真是千钧一发啊。”我说。

这一切，先生当然都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的他还不胜感叹地说：“都长那么大了，还和爸爸撒娇呢。”

他只觉得趴在被子上的孙女是跟爸爸撒娇呢，根本没想到是为了挡住猫啊。

最小的儿子喜欢狗，还和狗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所以，他一回来，狗也能进屋子了，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会儿看不见他，狗就会哭丧着脸呜呜地在家里找来找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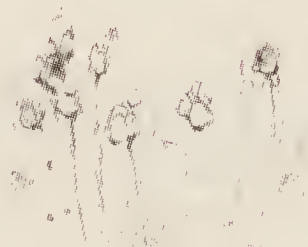
所以，我家孩子们喜欢动物的劲头真是非同寻常。哪个孩子都是从小开始就和动物是好朋友。不过，也许每个孩子都有和动物说话的才能吧。

## 我喜欢说的话

自从我的书出版以后，就有很多人邀请我去演讲，我也很期待去那些没有去过的陌生地方。不过，每次让我演讲的题目都差不多，无非是教育孩子啊、家庭啊、晚年生活啊。每次接到拜托演讲的电话，我就会对着话筒说：“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可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教育理论可讲，要是非让我讲，我只能讲些最粗浅的哦。”但是几乎所有的邀请方都会说：“是吗，是吗，最粗浅的就行啊。”我也就堂而皇之地接受邀请了。

有一次，我要在札幌市的公众会堂做演讲。当然，我事先也和主办方说了这样的话。正是隆冬季节，演讲会是早晨十点开始，我九点半从酒店出发赶往目的地。

到了那里一看，公众会堂真是一座气派的建筑物，前面挂着很大的横幅，啊，是写的我吗？我下了车抬头一看，



上面写着：

阿朝来了！孩子的教育·家庭·晚年生活

左边用更大的字写着：都是最粗浅的话！

哎呀，虽然我事前都会跟别人说是“最粗浅的话”，不过宣传册上从来没写过，把这话原封不动地搬到横幅上了，实在是出乎意料。

“真不愧是北海道人啊！”

北海道人这种率直、粗犷真的让我很高兴。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从早晨七点开始就有人来了，因为天气寒冷，特意早点打开门让大家进来了。

“看来大家都喜欢最粗浅的话啊！”我不会说深奥的道理，然而大家却冒着严寒过来听我演讲，我觉得非常幸福。

我大致是这么说的：

“父母的确生养了子女，接下来，也只是应该在他们生病、受伤的时候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成长。我从来没有想过父母可以自由支使孩子，我也没有这种自信，更不要说安排他们的道路了。我一次也没有斥责过、打过孩子们。

“是的，我一直觉得孩子们教给我很多东西，丈夫也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才能走到今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我希望今后能靠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生活，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完满而美丽地结束我这一生。”

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做，“最粗浅”就是说，对于养育孩子、对于教育，我所做的只是最低程度的事情。

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彻子会为帮助那些世界上不幸福的孩子而奔走，其实我也是“世界·梦想·日本”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希望为帮助非洲饥饿的孩子、在沙漠中挖井等事情出一份力，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我虽然不能像彻子一样亲赴实地，但作为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的资助人，我会通过书信守护这些孩子的成长。我也能告诉别人这是件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事实上，也有一些人因为“阿朝也在做这些事，我们作为她的崇拜者，当然也要帮忙”，而成了非洲那些孩子们的“义母”，我真的非常高兴。

现在，日本很幸运地还拥有和平，我能健康地活到八十岁，孩子们也能健康成长。我想，活着，就是拉着弱者的手，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分享财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真的算不上活着。

我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她经常这么跟我说：

“比起得到，奉献更加幸福。”

地球只有一个，看一看小小的地球仪，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阻止在各地正在发生的那些愚蠢的战争？尽管宗教是人们心灵的安慰，可是，在宗教的名义下又发生了多少战争？我讨厌人类的相互杀戮，希望地球恢复它以前的面目。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便利了，让美丽的河水保留下来，让山里的树木自由生长。政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需要它。我总是这么跟彻子说。

不过，奇迹真的发生了。儿子为了学习小提琴，曾在



德国留学，我去过两三次。每次看到柏林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心痛。为了翻越这堵墙，多少人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又有多少父母、兄弟、亲人悲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欢呼过“万岁”，可是，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我才明白“万岁”这样的词汇真的应该在这个时候使用啊。每到这时，我就再次意识到，原来我的思考方式，很多都是源于母亲教给我的、留给我的一种信仰。

我和先生都是基督徒，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也经常领着他们去教会。我们从来没有逼迫孩子们信仰宗教，但是，看到我的孩子们如此同情和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我充满感激，我知道，母亲的信仰已经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中了。

还是很久以前，我和生命话语社的森重先生谈论起有关信仰的话题，她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多年以来成为我的心灵支柱，我希望大家也能知道。

有一次，耶稣和一个旅人一起经过沙滩，走向大山。走到半路，两人回头一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这个旅人一边走，一边向耶稣问了很多问题。沙滩的路很不好走，山坡的路也很崎岖。两人都很累。走了很远，两人决定休息一下，这时，旅人向后一看，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地上的足迹有一段只有一个人的，直到附近，才又变成两个人的。

旅人便问耶稣原因，耶稣说道：“你不知道啊，在半路，你说很累走不动了，是我抱着你走的，走了很长一段

路以后，你醒了，说已经可以走了，然后，我们才走到这里。”

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说：“真羡慕啊，希望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我和森重先生都由衷地笑了。

是的，耶稣永远与大家同在，大家却经常没有注意。耶稣伸出手给大家帮助，大家却熟视无睹，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吧。耶稣永远跟我们说：“到我这儿来吧，我让你得到安宁。”



## 寻找青鸟

我在七十岁以后，为了让自己充满勇气，去挑战各种各样的事情，才开始写书、上电视。现在我马上就要八十岁了，我时常会想，一不留神就要变成老太太了啊。

我的牙已经全掉光了，都是假牙。因为有五个孩子，还有一位性情暴躁的丈夫，我整天有干不完的家务，所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看牙医。我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上厕所，所以有很严重的便秘。

不过，现在想一想，那是因为家里人需要我，我对大家都有帮助啊。那段曾经觉得很难过的时期，其实是最幸福的日子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抚养孩子的时候，能好好睡一觉简直是梦想，而现在，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都是自己说了算，到了夜里反而睡不好了，而且觉得睡觉很浪费，经常捧着一本书看到两三点。大家在幸福的时候

候往往没有留意，时光就一晃而过。那个时候，我还说过想要自由呢。

提到这些，我想起了彻子跟我说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十五年前了。她和同事们一边吃饭喝茶，一边聊天。突然有一个人说：“如果有一个神仙，可以让人返老还童，你们想回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有的说“十六”，有的说“十八”，好一阵吵闹，但是彻子什么也没说。看到平时唧唧喳喳的她不说话，同事们感到很好奇，就特意问她：“彻子，你呢？”

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等待着她的回答。结果她说：“现在，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我想象不到如果我年轻一些，我还可以成为现在这样。我从来没想过要重新再来一遍。”

彻子是笑着告诉我的，然而这一瞬间，悲伤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这孩子，真的是一直拼命努力到现在啊。”

不过，我对她说的是：“是吗，妈妈也觉得现在最好啦。”

我是有了孩子就把他生下来，然后努力把他們抚养成人。不过，有些人是先计划好生几个，或者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严酷，干脆不生孩子。如果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想法和现在一样，我也许会不要孩子。如果仅仅因为孩子是父母的纽带，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或者是为老了有人照顾，这才要孩子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最主要的是，孩子太可怜了。



有了家庭、生养很多孩子、让孩子们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虽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不过，孩子也会让父母体味到很多没有体味过的东西。在我家，彻子出生以后，大儿子又出生了，然后又生了个男孩，以后还有弟弟妹妹，这些孩子性格都不一样，让我也常常感到吃惊：都是同样的父母，吃的都是同样的饭，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有朋友说：“你有五个孩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应该是行家啦！”可是，让孩子吃饭穿衣固然是熟练，到了教育上，就是五人五样了。而且衣食住行是谁都会的，光做这些也不能说就是教育了。我觉得到了孩子三四十岁的时候，才能看出当初我的教育方式来——那就是不求回报、不求报偿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才是爱的教育。

在我家，夫妻吵架也往往是因为孩子。男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和父亲的冲突一下子多起来，特别是同样选择了拉小提琴之路的大儿子，和父亲的争吵与日俱增。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小提琴，那另当别论，如果是为了爸爸，那就是悲剧了。”

我对儿子这么说，并把他寄养到欧洲的一个朋友家。这并不是为了提高他的小提琴水平，而是想让他离开父亲生活几年，这样他会找到一些自己的东西。所谓没有期待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吧。到走不通的时候，换一换环境，会改变人的心灵。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去年，我朋友遇到了一件难事，

她的孩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想上大学。这是一个一直很努力学习的孩子。我对前来找我商量的朋友说：“要不，让她到美国我一个朋友那儿住一段时间吧，为了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她就会拼命努力，不会再纠缠于自己的一些事了。”

过了一年，这个本来就很优秀的孩子在美国就像换了一个人，勤奋地学习英语，现在已经精神焕发地上了当地一所大学。

彻子从美国回来以后，对一个人生活也有了自信，自己租了房子开始了独立生活。她走后，我家也突然安静了下来。

“孩子们都要一个个独立啦，最后就剩爸爸妈妈两个人了，不过，这不是以前的那两个人，外面有那么多孩子和孙子，还会不断增加的呢。而且大家住得都不远，想什么时候见都能见到。”

我还记得当初还这么自我安慰过。

彻子对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视，从来没有因病请过假，也没有迟到过。繁忙的电视工作之余，还连续几个月忙于舞台工作。每次，我都特别佩服她，因为背台词实在是太辛苦了。

“有时候背得太入迷了，睡觉的时候，脑子也歇不下来呢。”彻子本人还很快乐地对我说。不仅是这些，她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每年还会去很多仍被饥饿困扰的国家。

她总是这么说：

“无论去多么危险的地方，我从来也不担心飞机会不会掉下来啊，自己会不会丧命啊，因为我有巨大的使命感。不过，妈妈，很奇怪呢，我要是休息的时候坐飞机，有点晃动，我就担心得要命。”

作为母亲，我最为孩子感到骄傲的，不是她的成绩有多好，也不是她有个好工作，而是看到孩子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用来为社会服务。真的，虽然听上去有点装腔作势，可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你比我更像个大人呢，我是随波逐流，漫无计划，有哭的时候，也有笑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啊。不过，还好，还能健健康康，凭着一点智慧和勇气活到现在。”

彻子默默地微笑着听着。我走到现在，是歪打正着，一直被幸运女神所惠顾。以后也会有这样的幸运吧，那么，当奇迹降临的时候，如果晃晃悠悠可不行，我准备着当它来的时候，就说一声“谢谢！”然后稳稳地接到手里。

“妈妈，从八十岁开始的人生，你就自由快乐地生活吧。”

“是啊，应该这样啊。”

吃着美味的点心，喝着可口的茶，我们俩今天心情很好。

我们这一对母女就是这样，彻子在她的工作和使命感中，我在从八十岁开始的美国留学生活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青鸟。

## 后 记

我出生在北海道的一个小城，到现在，八十年已经过去了。绝大部分岁月里，我都在抚养孩子、照顾先生，最近，我突然想，作为母亲，我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父母通过抚养孩子才变得成熟。如今，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看到孩子们这么坦诚，我就会反省自己，我这个人外表看上去似乎坦率，其实是一个多么让人厌恶的人啊。

特别是作为长女的彻子，对父母、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们都非常温柔，作为妈妈，我真的充满感激。对于她来说，我从来也不是什么明星妈妈，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都是靠自己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今天。我只不过是比她先出生而已，而作为社会人，她倒是我的前辈呢。

实际上，这次《主妇与生活》杂志社希望我“写一写和彻子的故事”，刚开始我是强烈反对的：“这不行，要是写我自己的事还行，这个孩子有她自己的世界，我不能因为我是母亲，就擅作主张地写出来。”



但是，“阿朝”走向社会的第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出版社提供的，在过了七十岁之后，他们帮助我踏出了自立的第一步。当听到是远藤社长亲自给出的这个题目之后，我下定了决心，要么拒绝写，要么跟彻子商量让她答应，只能二者择一。但是，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直接和女儿说，踌躇再三，最后，我觉得当她不在的时候，对着录音电话，我也许能说出口。现在想想，当时也是浑身冒冷汗啊。

当时，对着录音电话，我是这么说的：

“我，想跟你谈一件你很讨厌的事，有人请我写一本“女儿与我”的书，利用你，妈妈也很难受。不过，妈妈很喜欢写作，我也担心总是忙忙活活的，一旦闲下来会神志恍惚。但是如果书出版了，也许会给你带来很多伤害。你能允许吗？”

大致就是这些内容，虽然有点语无伦次，但好歹都说出来了。

“如果不是妈妈沾女儿的光，而是女儿沾妈妈的光，那该多好啊。”开始工作以来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这个想法，再一次浮现出来。作为妈妈，必须向女儿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难过的。

不过，彻子很快就来信了：

“妈妈，我听到你的电话留言了。这样顾虑我，真的没有必要。妈妈写什么，难道不是你的自由吗？我一点也不介意，请不用担心。我想妈妈一定会写得很有趣的。”

我曾经用“鸢生出鹰”来比喻我和女儿的关系，给女儿的信，也经常写成“鹰儿收 鸢妈妈”，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对于女儿，我这个做妈妈的真的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孩子他爸倒是经常安慰我：“话虽这么说，不过，生出鹰的可是鸢啊，所以还是妈妈厉害嘛。”

到今年，我踏上社会已经八年了，终于靠着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了，有了这种自信以后，我就很明白先生的意思了。鹰和鸢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鹰就是鹰，鸢就是鸢，是两种不同的生物而已。八年过去了，因为有这么一个活跃在社会上的女儿，做母亲的这种自卑感也已经过了时效了，现在就这么说吧：“不管鹰有多厉害，还是鸢生的啊，怎么样，还是我赢了啊，嘿嘿。”

翻翻手头的日程表，上面用黑色圆珠笔写着“明年秋天，在纽约演讲”。有时候，安排有点远的将来的事情时，也会在脑海里忽然闪出这样的念头：还能健康地活到那时候吗？这几年，我都是这么不断地问自己，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因为感冒或者受伤而打乱过预定计划，都一路顺利地走过来了。而且自称“晴女”的我，无论到哪里，还真的是晴空万里，让我非常高兴。

明年纽约的演讲，当地的朋友说，要办得规模宏大一些，现在正在忙于寻找会场。可能是在纽约已经举行过几十次小型演讲会，所以才有这个企划的吧，我觉得非常光荣，衷心感谢他们。

音乐方面，已经决定由五岛绿子拉小提琴，伊藤多喜

雄组合唱拉网小调，一想到这些，我就雀跃不已。演讲完了以后，就和来的人们一起拍手唱歌吧。手拉手唱什么好呢？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努力保重啊，我这么想着，充满了希望，浑身都热血沸腾了。

年轻的时候，因为未来还有无限延伸的可能，并不怎么觉得高兴，可是现在，明白了能顺利地活过这一年、能顺利地迎接明年有多么令人喜悦，才发现活着原来是这么美好。就算上了年纪，每年仍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可能性，充满了魅力。神灵一定会不时给我意外的惊喜。只要想到未来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我就会充满激情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加油啊。”

在八十岁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年，能出版一本和女儿有关的书，这也是缘分啊。写完以后，我才发现，本来自以为很了解的女儿其实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是有趣的体验。我期待着以这本书为分水岭，看看自己八十岁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吧。

感谢读者们能耐心读完我和女儿之间的这些琐碎小事的描述；感谢《主妇与生活》杂志社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思考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感谢新井苑子小姐用我非常喜欢的图片设计封面；还有，我最亲爱的彻子女儿，各位，谢谢了！

展开翅膀，

在天空飞翔。

做一只白色的鸟儿，原来是如此美妙！





欢迎阅读新经典文库更多好书：



窗边的小豆豆 定价：20.00元

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33种文字全球发行；新浪网、当当网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新京报》2003年度童书、《中华读书报》2003年度文学书；荣登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榜；《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高度赞扬。

7岁的小豆豆在大人眼里肯定算不上个好孩子，她刚上小学一年级便被学校强制退学，好在“顽劣”的她找到了巴学园……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 定价：18.00元

本书是《窗边的小豆豆》的续篇，讲述了更多小豆豆的故事，并回眸当年，发现越是小孩子，就越是拥有人类最珍贵、最必要的东西。即便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的行为也是有理由的；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能找到童年时期的根源。



再见了，可鲁 定价：25.00元

新浪网、当当网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文学艺术类最有价值图书、最佳引进版图书；《中华读书报》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新京报》2003年度荐书；连续10个月荣登全国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数十家媒体高度赞扬。

追踪着可鲁12年与人相依相伴旅程的数十张黑白照片，与娓娓道来的文字一起诉说着它的一生。在充满淡漠与疏离的世间，可鲁勾起人心中最深沉、最温柔的情感，让人情不自禁，为之悄然动容……



安琪拉的灰烬 定价：25.00元

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年度好书奖；曾连续117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5种语言全球发行；曹文轩、梁晓声、高建群等名家作序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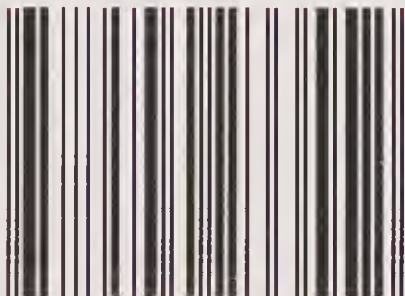
本书以幽默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一个贫民窟孩子成长与奋斗的感人经历。主人公拼命地吮吮着苦难的乳汁成长着，尽管在物质上非常贫穷，但却总是很快乐，有很多渴望，很多梦想，很多激情，感觉很富有……



## 阿朝语录：

- 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一定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 彻子在学校惹了很多麻烦，每次我都会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受一通警告。不过，受到警告的我倒是想：我的孩子就是这样，这种表现已经算好的了，孩子要是不活泼，那可就难办了！
- 我最讨厌把孩子训哭了，所以，从彻子小时候开始，我一次也没有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训过孩子。不管多小的事，我们都会一起高兴、一起愤怒，美好的东西我们会一起欣赏和感激，不管有多少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会分享、一起品尝。
- 停电的时候，要是光抱怨又冷又黑，那样多没趣啊，如果想着自己是在野营，感觉就不一样了。
- 人们都说幸福是自己创造的，一点不错啊。一个人闷坐在家里，幸福可不会自己跑过来啊。

ISBN 7-5442-3355-3



9 787544 233552 >



ISBN 7-5442-3355-3

定价 18.00元